

澳門筆匯

94
2025.09

文學傳承 那些影響我們的作家

- ▶ 李爾 從衛斯理到馬伯庸
- ▶ 雲山 許願者
- ▶ 谷雨 那年那月那夜的讀書少年
- ▶ 水月 你們的八卦

澳門筆匯

94

2025.09



創於 1987

澳門筆匯

2025年9月第94期

出版 澳門筆會
文學顧問 李觀鼎、湯梅笑、廖子馨
總編輯 陸奧雷
副總編輯 賀綾聲、孟京
執行編輯 梁錦生、甘遠來、瑋嵐、司徒子榆
美術總監 山田設計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承印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書號 ISSN 1680-6476
資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詩、散文、小說、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二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澳門筆匯》電子版
可於澳門筆會網下載



創於1987

澳門筆會

電話：2872 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 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站在時間裡面說話

甘遠來

第94期《澳門筆匯》主題為“文學傳承——那些影響我們的作家”，集結了不同世代的創作人，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澳門文學面貌。李爾、雲山、谷雨、李懿妮娓娓道來，書寫他們不同生命階段裡，作家千招百式的語言和作品如何給予他們啟蒙、啟示；水月以別樣的小說筆調寫出當代人的困境，文學何以“絕地反擊”；司徒子榆、以馬、梁縈三位年輕新銳的寫作人分別以詩歌、小說和散文來告訴我們生命中那些隱秘的幽微的時刻，文學又以怎樣的方式給予我們前行的勇氣和靈光。

“文學新苗”欄目遴選了青年文學營的學員作品，作為“第一次作業”這些文字算不上成熟，卻是青春最好的姿態。留下一點年輕人的足跡似乎也是我們《澳門筆匯》創刊的意義。擁有這些“錯誤”是彌足珍貴的，畢竟我們也曾有過這些稚拙的時候。回首望去，我們會發現寫作其實是對過去的自己稍遲一點的回應——我期待看到中學生們，在未來能夠書寫更鮮活的、更具體的自我，在文字之旅中找到真正的“我”的聲音。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這值得誌念的日子，筆會將於市政署畫廊舉辦“團結救國 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作家們以文字的形式記錄、詮釋和傳承中華民族不屈、堅毅的力量，期待讀者、文友諸君赴會，共同在極富價值的歷史影像資料裡聆聽超越時間的語言。

我永遠相信文學的力量，總是歷久彌新，如同一條蜿蜒不絕的淙淙的河流，每段流域都有不同的風光，眾聲喧嘩。波蘭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在詩集《永恆的敵人》中有一首詩名為〈雨中的天線〉，他寫道：“要站在時間裡面說話。／愛平常事物，不求回報。”就讓我們站在時間裡面說話，說一些屬於這個時代的語言。愛我們手中的筆，愛我們的文字。

澳門筆匯

2025年9月第94期

文學傳承——那些影響我們的作家

- 08 李爾 從衛斯理到馬伯庸
- 10 雲山 許願者
- 13 水月 你們的八卦
- 20 谷雨 那年那月那夜的讀書少年
- 23 李懿 狐狸與鸚鵡螺
- 26 司徒子榆 詩歌是一種愛——致辛波絲卡
- 28 以馬 活著以後
- 34 梁慷 米諾陶洛斯

創作大中華

- 38 林澆 風暴裡的許願池
- 48 李烈聲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
- 49 雪董 生
- 50 陳家朗 憂鬱隨想：石頭與漣漪
- 52 承鈺 福隆新街的午餐

文學新苗

- 56 李觀鼎 文學是什麼——寫給文學營的同學們
- 64 王福平 校園裡的春天
- 66 姚婉琳 途經一間油條店
- 68 施佳宜 畢業花
- 69 江若程 懸着
- 70 陳自恆 觀星記
- 71 詹 蕾 真實美
- 74 嚴佳琦 蠓鏡映潮，澳門疊影

澳門文學動態

- 78 重現中華民族烽火歲月 抗戰影像文學展市署畫廊舉行
- 81 特展講座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 83 筆會加入文化界及青年界活動籌委會
- 84 筆會承辦澳門文學館講座
- 85 第六期青年文學沙龍交流創作心得
- 86 筆會青年作家赴葡展演傳揚澳門文化
- 88 第21期童一枝筆故事會舉辦
- 89 筆會青協定期舉辦經典電影欣賞會
- 90 青年文學營首課育新苗
- 91 三場詩人對談討論詩歌創作





那 些 影響我們的 作 家

李 爾 / 雲 山 / 谷 雨 / 水 月
李 懿 / 司 徒 子 榆 / 以 馬 / 梁 慷

從衛斯理到馬伯庸

◎李爾

文學的世界，就應該是百花齊放、包羅萬有的世界——從浩瀚星空到泥濘大地、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文學總能讓每一個人都找到屬於自己的、切入這個複雜世界的方式，從中獲得娛樂、放鬆、享受、精神滿足和心靈啟示，找到各有歸屬的人生目標和理想追求。

回顧過往，對我產生過影響的作家多不勝數，今天想在此一提的首先是倪匡——他的“衛斯理系列”本本精彩，不但令我手不釋卷，也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自己日後的創作理念。記得自己嚴重沉迷“衛斯理”是當年在澳門大學讀書的那段日子：幾乎每天上完課回家前，我都會跑到圖書館去借一本，在回家的巴士途中就差不多能讀完一小半，晚上或次日回校上課堂間穿插的間隙，差不多剛好能讀完。在學校圖書館書架上那滿滿的一排“衛斯理系列”，我按順序一本一本借來讀完，那種每次將要打開一個全新探險故事的熱切期待感、全身心沉浸於文學想像世界的驚奇感和滿足感，真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如今回想起來，也許當年在大學裡



上的很多課、考試複習的東西，現在都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但那份因閱讀帶來的興奮、享受和喜悅，卻至今仍記憶猶新。

倪匡“衛斯理系列”的出世和成功，固然有那個時代的天時地利人和，但探究其核心，其實主要也就是一條：“講一個好故事，講好一個故事。”該系列的特色是故事精彩吸引，篇幅短小精悍，在豐富的娛樂性背後，也有微言大義和發人深省的哲理思考。這也形塑了我自己日後創作的某種座右銘——尊重讀者，講好故事，努力專注於筆下的角色和故事，誠懇用心地打造一個言之有物的想像世界。

但不知怎的後來這類小說就少了（起碼在中文世界裡），也許是隨後興起的影視以及互聯網有了更多替代品，比如近年不斷崛起的短視頻、短劇集等，但我始終相信，文學的生命力是強大的——它總會在新的時代裡、新的環境下，找到存活和適應的方式，就比如近年崛起的內地作家馬伯庸。

馬伯庸擅長從大歷史中發掘小人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微歷史”系列：從

《長安的荔枝》到《太白金星有點煩》再到《桃花源沒事兒》，雖然不同於“衛斯理系列”的科幻／奇幻冒險，但他從尋常歷史脈絡里探究出不一樣的小人物故事，而且還和當下的現實世界緊密勾連，輕鬆精彩的故事裡，亦有深刻雋永的人性思考，捧書在手不停追讀的我，恍惚之間，似乎感到當年讀衛斯理的那種奇妙感覺又回來了……

從倪匡到馬伯庸，這種看似就要斷絕的文學類型似乎又傳承延續了下來。雖然如今“文學”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文學作品銷量的下滑、讀者數量和閱讀頻率的銳減、文學作品回應現實議題的遲緩與乏力，面對網絡、手機、影視的挑戰，需要時間、耐性和獨立思考的文學，好像將要被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淘汰，但我相信“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的真正核心是“人”，而只要人還在，只要那些希望互相理解、願意互相連結的人還在，“文學”就總會找到方法繼續存在、傳承，甚至發揚光大、煥發出全新生命力的一天，而在此之前，就讓我們一起繼續閱讀、繼續創作吧！

許願者

◎雲山

大約就着凌谷茹素習慣，有幾年我們常去素食館餐敘。由於工作接觸多，自認與凌谷熟識，對他無甚好奇，不過素食者這群人卻勾起我的獵奇心。

於是，在某個工作日午憩時分，我去了辦公室附近的何東圖書館，找到一本名為《素食者》的書，台北刊印，二〇一六年版。書頁簇新，似乎沒人借閱，又或新近入藏。我翻到版權頁：作者韓江，我不認識。譯者千日，這人誰呀？出版社漫遊者文化，從沒看過它家做的書！我有點擔心——讀書不比其他，看完方知好壞。壞東西入腦時，無比難受；還得費心清除，又再受難。

可我逡巡數回，也沒能在何東圖書館找到第二本素食書，只好硬着頭皮借走《素食者》。當晚抱着翻一翻的心態，豈料一下就被書中氣息氤氳，不知不覺讀上通宵。這本小說描寫一個人變成一棵樹的過程，故事簡簡單單，卻極具牽引力——就像絲線一般拉扯着我的情緒，沉浸進尋常生活中孕育出非

同尋常的某種經歷，她緩慢生長，但力量強大、勢不可遏，終於破土而出，變成一棵參天大樹……

那一晚，絢麗的盛開花朵、直挺的陰鬱樹木、花瓣狀的藍綠胎記、血淋淋的垂死動物與飛翔雀鳥，縈繞我心。行文頗具詩意，語言尚欠精緻。我不懂韓語，不知翻譯緣故，還是原文如此。白玉微疵，瑕不掩瑜，何況這或許正是韓江的語言風格。

我牢牢記住了這個故事，這本小說，這位作者。從那時起，我就想如果有朝一日寫小說，《素食者》定是案頭書。不過，此後八年，我從沒寫過小說，也未再讀過《素食者》。

八年後的二〇二四年十月底，我在北京大興機場搭乘航班回澳。候機時，我常繞行大廳，權作運動。途中看見一爿書店，門口顯眼處擺出一摞《素食者》，大片濃綠封面正下方包裹着一位白衣女子。書商倉促纏上一圈俗氣的書腰，打出新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名頭，但刊印時間則為二〇二一年。在庫房沉

寂數年，《素食者》終又重見天日。

譯者胡椒筒，她說自己帶着“為什麼韓劇那麼紅，韓國小說卻沒人看”的好奇心，闖進了翻譯的世界。編輯魏凡二〇二一年九月在豆瓣讀書上感慨，“如果不是這本書，我應該會離開出版業”。出品方磨鐵文化決定將《素食者》作為那年重點選題運作，但幾年下來，銷量不溫不火。當然，還是積攢了一批喜歡韓江的讀者，也能看到些正面評論。難得遇此契機，緊裹“諾獎綬帶”，《素食者》重裝上市。

我曾留意文學評論。有些評論家，喜好抓起解剖刀來“肢解”活人。友善些的專家，往往先恭維幾句，打針麻醉藥，待真正施術時讓作者不會覺得那麼痛苦。如果正巧作者“罹病”，即令對不上症，反正也算盡力診治，評論家於心無愧。假如又再碰巧對症下手，那就幸運至極，皆大歡喜了。可設若一個“身強體健、精神健旺”的作者，如此這般折騰，就算害不了命，大約也弄得

一身病懨懨，出氣多，進氣少。這樣的評論，不碰也罷。

整個書店就三四人，一位店員，外加一個我，還有不時穿堂而過的一兩位乘客。店員語氣淡然地跟我講，大約每天賣出一本諾獎作品。二〇二四年，大興機場日均十三點五萬的人流量，作為諾獎頂流作品，銷量居然如此“平穩”，那麼其他寫作人的作品呢，或許連慘淡也無法形容了。我買下一本《素食者》，扯掉“諾獎綬帶”，航程中重讀一遍，又找回當初的觸動，到家便擺上了案頭。

多年前看過一則報道，韓國奧運冠軍金妍兒說：“當我是第二名的時候，沒人會恭喜我。”因為韓國是只記得第一名的社會。當然，體育比賽似乎仍可吸引世人目光，第一名還能沾些光環。而當下的文學世界，那怕獨占鰲頭，所受關注亦無幾多。審美渠道越來越多樣，閱讀路徑越來越多元，讀者群體越來越萎縮，真正用心看書的能有幾人？

韓江講過一段話：

二十四歲的那個中秋節，為了看月亮，我獨立走出大門。那時，我一邊在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工作單位上班，一遍利用只睡四五個小時省下來的時間偷偷寫小說。應該許願了，望着皎潔的月亮我想了想要許什麼願。

只祈禱不要失去這顆心。

然後，就沒有什麼願望可以許了。

我深信，只要永葆真心，自會摒棄奢念——因為寫作人的“這顆心”便是整個世界，擁有整個世界的人還會祈求什麼呢？

如此，我也沒有什麼願望想着許了。

寫於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你們的八卦

◎水月

(打字聲)

颱風韋帕走後，一朵雞蛋花落在陽台，孤零、乾癟。

昨天，我把盆栽移進屋裡躲避風雨，看見對面的圍牆下雞蛋花落了一地，把水泥人行道點綴成一幅水墨，意境淒涼，恍若隔世的戀情，任風吹雨打，未及重逢，便枯萎、離散。

風雨中我斜靠着陽台的鐵欄杆，凝望對面被悉心照顧的花園。蒲葵環抱下的木瓜樹，奇特地傾斜着，回頭再看的時候，它已經倒下；隔天，綠油油的、雨傘似的它，被扒光了未及成熟的果實，躺臥在地；再隔天，已杳然無蹤。日出東方，園裡姹紫嫣紅掩映生姿。

韋帕真的來過嗎？

(打字聲中斷)

一

(打字聲繼續)

“小心！”

嘭！一聲巨響之後，不知應聲碎裂的是何物，我只知道自己應聲被人猛力一推，跌倒在地（與把我推倒的人一起）。

“小姐，你沒事吧？”那人用魯莽的動作站起，一把拉我起來，力度很猛，我幾乎撞到他的懷裡，幾乎！

“沒事。”我的膝蓋有點刺痛，感覺破了皮。

“打風不要落街，危險啊！”那人說。

是很危險，會被人推倒在地，要不是你，甚麼危險也沒有，那個東西（原來是玻璃窗）掉下的地方，距離我遠着呢！我在心裡迅速想了一遍剛才發生甚麼事之後，禮貌地說：“謝謝！”準備頭也不回離開現場，有夠丟臉的！

才一抬腳，膝蓋刺痛，跛了一下。

“小心！”他又用那力度很猛的手一把拉着我，“怎麼了？腳崴了？”那人用熱切而急速的語氣問。

我想抬起頭給他一個白眼，但膝蓋的痛讓我事與願違，低頭看看，噢，褲子破了。

“我看看”，那人突然蹲下，一如方才魯莽，“啊，你流血了！”

“不要緊。沒事。我回家。”我嘗試站直身子，刺痛更猛，幾乎又跛了一下，我努力忍着痛，想着如何擺脫眼下的窘境。眼下那人

半蹲着在我前方（看我的膝蓋），要是此刻他抬起頭來，我們的姿勢宛如有人在跪地求婚（天啊！）九號風球的暴風雨（仍未來）之下，我能將自己變成一個最滑稽的表情包發出去嗎？！

想不到他頭也沒抬便霍地站起來看着我（關切的目光教我很想“搥”他心口一拳！）

“不如我扶你去麥記坐下，看看傷口有沒有玻璃碎，有的話叫救護車。”

啊？叫甚麼？救護車？這人是傻的嗎？小小擦傷打九九九？噢，我這才想起自己是要趕在九號風球前買豬柳漢堡的！

“沒……”我來不及說出第二個字，他使用他那力度很猛的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往麥記的方向“提、拉、扯”。噢，完了、完了！

然後我被摠到窗邊的座位。

“你等我一下，很快回來。”很快回來？十一點半掛九號波了，你還回來做甚麼！

“嗯。”我眼皮合一下（想像在翻白眼）。準備在他走後立馬離開麥記。我盯着他推門右轉，急衝衝走到……咦，慢着，便利店？透過落地玻璃，我看見他，他、他莫不是，去給

我買創可貼？

（打字聲在慌忙中中斷）

二

“嗨，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玲玲你管得着嗎？你不也是一個人在這裡？

“啊，食早餐。”我微笑。

“我上個廁所先。”玲玲說。

上吧，上吧，靈感都被你嚇跑了。我合上手提電腦，好想趁她如廁時一走了之，但不行，我現在走不了。

（噢，是啊，我坐在廁所門外，距離落地玻璃遠着呢。不過視野沒阻擋，看得見便利店。那個人走進去買創可貼，合情合理。）

“又在寫你的大作啊。”我感覺自己瞪了她一眼，上個廁所這麼快？

“裡面有人，我等一下再去。”玲玲聽到我在心裡說“這麼快”嗎？

“呃，不是大作，隨便寫寫。”她順勢坐下，好像我是給她留位的先頭部隊。

“幾時出書呀？”

“……”我想把自己的臉畫成一個厭煩的

表情包，用微信傳給玲玲（心心）。是啊，玲玲在她的微信名的“玲玲”後面加了兩個紅色的心！

“你點餐了沒？”我轉移話題。

“點啦。”然後她走開去，捧着餐盤回來，放下（噢，她是鐵了心要坐下來。）

“我上次看了你在報紙的大作，好感人呢，我都快要哭了。”是嗎？怎麼哭？

“謝謝！”我微笑。她忘了是她把我寫作的秘密曝露了，引起公司同事熱切關注（生怕我寫的是他們平時說的八卦），害我要改筆名，好在她不知道我改了（我偷偷在心裡長吁一口氣）。

玲玲心心低頭吃扭扭粉。（我盤算着如何打發她）沒想她又開口了。

“你知道天娜被炒了嗎？”

“是嗎？不知道。”天娜是財務部的高級經理，我一個前台小職員怎會知道公司的人事變動，誰被強制或自願離職，到最後都是公司傳說，真假難辨。玲玲心心倒是消息靈通，是一個八卦天才。

“劇情很勁爆，你這個大作家可能都想

不出來。”又來了！我很想把即磨咖啡（不小心）潑過去，讓她那副表面稱讚內裡揶揄的嘴臉好好喝一杯（我瞪她一眼，哼！）。然後，玲玲心心給我八卦了這個勁爆劇情。

三、天娜與司機阿光的故事

公司的車務部有幾個司機專門負責接送高層員工，財務部高級經理天娜是其中之一。這些司機的任務簡單直接，有人叫出車便出，沒的話除了洗車便可以睡懶覺。偏偏司機阿光勤奮“異常”，經常到點也不下班。（可以說重點嗎？又不是寫偵探小說！）

天娜四十好幾，未婚，美國讀的金融管理碩士。長相平平無奇，身材倒是挺好，高挑、纖瘦，又不失玲瓏曲線。（重點呢？身材好會被炒？）天天花枝招展，穿的戴的都是名牌。別看她模特兒般走天橋，脾氣卻是一等一的臭。她的下屬都在背地裡咒她，罵她老姑婆，還給她起了個花名叫“TOP MODEL”方便講是非。（嘖嘖嘖，你有完沒完，這些我都知道了啊，這個進度，要說到天黑啦！）

阿光個子不高，就一米六五上下，但輪

廓四正，濃眉大眼，長得有點像吳彥祖。（我幾乎被咖啡嗆到。還吳彥祖呢，都過時了，帥哥也是有時限的，現在都追權志龍啦，虧你是九〇後，甚麼口味！）阿光已婚，有兩個孩子，兒子五歲，女兒三歲，（你倒是查得一清二楚，他鄉下在哪，有幾個叔伯大概也如數家珍吧。）阿光祖籍中山，澳門土生土長，老婆卻是在鄉下娶的，一家大小住在珠海，天天往返那種。（哇，殺了我吧！）

天娜比阿光大，大約六七年吧。公司聘用的審計公司對各部門進行年度審計，發現車務部的薪金支出超出預算，加班費上升得不是很正常，於是深入調查（肯定是阿光啦），問詢各司機的日常工作，哪個部門在下班後叫車最多，加班有沒有先得到車務部經理批准，人事部出糧的數目財務部是如何核實的（天娜疏忽？包庇？），諸如此類“審”了一星期（開估未啊，知道甚麼是長話短說嗎？）

審計公司查到大寶、老陳、阿明三個司機虛報加班費，經理沒核實有沒有人下班後叫車，也沒按照公司規定“經預先批准的加班”才能開加班費。人事部以勞動關係法第六十九條第九項“嚴重損害企業的利益”為依

據解僱了三個司機，給車務部經理發了警告信。（竟然沒有阿光在內，前面那個“伏筆”說他勤奮異常是幹甚麼用的？）被炒的其中一個叫阿明的司機心有不甘，臨走前向人事部揭發阿光與天娜的姦情（啊，終於到劇情高潮了！）

話說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阿明開車送大老闆回家後，把車開回公司的露天停車場，阿明熄了車，看見一男一女在風雨中，一個追，一個跑，男人追上了，一把抱緊女人，女人掙脫開來，又被男人拉回，如是者數度扭成一團，又數度分開。兩人在傾盆大雨中爭吵，最後擁抱着吻了很久（呵呵，照抄狗血劇的吧，人事部就信了？）雨漸漸消停，阿明才看清男人是阿光，女人是天娜！阿明這還不解氣，臨走在停車場等大老闆出現，將姦情再說一遍。

公司有明文規定在公司不能搞不當男女關係，員工若犯此規定屬於嚴重行為不檢，有損公司形象。傳聞大老闆念及天娜勞苦功高，想在事情鬧大之前給她二選一的機會，要麼阿光走，要麼她走。結果你知道了，走的是天娜。

玲玲心心講完了八卦，用力吸完最後一口可樂，滑了一下手機，心滿意足說：“拜拜，男友來接我哩。”拎起打包的菠蘿蝦堡，施施然走出麥記（背影挺優雅的，我靠！）

四

（打字聲響起）

……透過麥記的落地玻璃，我看見他，他、他莫不是，去給我買創可貼？天啊！此時此刻，千萬不要遇見熟人，誤會可大了。奇怪，照常理颱風天麥記應該很多人，怎麼今天這麼清靜？

風，撫摸着畫中的雞蛋花（噢，不對，現在是八號風球啊！）

風，在窗外呼嘯，蒲葵舞動。鄰座的兩個女人，廿七八歲的模樣，一個臉上掛着僵硬的微笑，一個眉飛色舞不停講話，她們之間就好像芭比娃娃和她的主人——無論主人說甚麼，芭比總是微笑相迎。跟我一樣，不想聽也得聽！她們在聊公司的八卦。那人回來了，把價值一元環保費的塑膠袋裡的東西拿出——棉棒、消毒酒精、創可貼！還是被我猜中了。旁邊的女人繼續聊八卦，他低頭替我擦拭傷

口（我的小腿被放到他的大腿上，有夠尷尬的！）是他硬把我的腿抬起放在他的腿上，不是我主動的啊。

“林小姐，你不認得我了？”誰？我應該認得？這個看來三十好幾，身材不高，長得有點像（只有一點點）權志龍的男人，認得我？

“呃，不好意思，你是？”

“大堂保安阿光啊。”阿光？不認得，跟你不熟。

“喔。”

“你不認得我很正常。”

“真不好意思，麻煩了你。”此時，我的心突然柔軟下來，這個人心地不錯。

“應該沒事，沒有玻璃碎。沒有弄痛你吧。”

“沒有，沒有。”我感到臉上一陣發熱，莫不是臉紅了……噢，千萬別紅！

十一點半，九號風球掛上，風力更強了些，對面教堂的檳榔樹左搖右擺，雨潑灑下來，麥記的落地玻璃變了水簾。

“林小姐，雨太大，現在出去不好，你肚餓嗎？不如我們點餐在這裡坐坐。”是啊，

我還未吃早餐！

“好，我去買。”

“不用，你坐，吃甚麼？”

“豬柳漢堡吧，謝謝！”

“OK。”

一種既熟識又陌生的感覺漫上心頭，我在微笑，心裡在微笑。外面的風雨也似曾相識，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二〇一九年的那個颱風，也叫韋帕。我和他在風雨交加的夜晚，衣衫濕透，糾纏在露天停車場。分手，我們分手吧。阿明緊緊擁抱我，分手是我提出的，他不同意，說事情總會解決，讓我再等等，再等等。

我和他就不應該在不對的時間、不對的場合遇上。遇上了，兩個不對的人，一場不對的愛戀。世人眼中不對的愛戀。誰會明白，愛，是沒有對錯的，錯的是天意弄人，不是嗎？我們在人生的前一段不曾相識，他已有妻兒，那又怎麼樣！世間多的是相看兩生厭的夫妻，在浮華的都市裡，誰不曾走錯一步，走錯了，就不能回頭再愛嗎？

我知道，他們都說我們不登對。說阿明一個司機與高管搞婚外情，年齡還比他大，圖的是甚麼顯而易見。我們的事他們憑甚麼指指點點，道德倫常嗎？誰與誰曖昧、誰與誰偷情，誰知道呢？通通不過是偷！阿明和我，是真心相愛的！我沒有破壞他的家庭，他和他的妻子沒愛情，有的是責任罷了。我也不計較他有兩個小孩，帶他的孩子，我願意。只是，



這一場愛戀，沒有被上天眷顧。他不是渣男，不是他拋棄我，是我要保護他！新冠疫情下找工作不易，他不能丟了工作，丟了養孩子的能力。他的女兒病倒了，糖尿病，他為女兒跑醫院，人都憔悴了，瘦了一圈，如果他這時候還要與妻子離婚，便不是我愛的他，我愛他的善良，他的忠厚，他的深情。這麼小的孩子今後都要打胰島素，想想都教人心酸。

“林小姐，你轉工了是嗎？”

“是啊。叫我天娜吧。”

“喔，好。快吃吧。”

後來阿明也換了公司，我也是聽別人說的。辭工後我去了北京讀法律專業。那時候我必須走，要不然我們分不了手。（打字聲中斷）

（咦，“我”不能叫“天娜”，阿光、阿明，太明顯了，也得改！）

五

（打字聲繼續）

“下午可能會改掛十號風球。”阿光說。

（啪——咔嚓）

“媽咪——媽咪——”

老公一手抱着兒子，一手拉着女兒的手，就站在我面前。

“你在做甚麼哩媽咪？”

“嘻嘻，媽咪在做功課。”

“功課？媽咪也有功課做？”

“有啊，公司的功課嘛。”

“他們玩夠了，你走得未？”老公問（我有選擇嗎？）

“外面又曬又熱，在麥記再坐一陣不好嗎？”我心疼他帶孩子去公園玩累了啦，看，一身大汗！

“媽咪，你看那兩個姐姐，她們的手袋都掛着拉布布，好可愛啊！”女兒湊近我的耳朵說。（可愛個鬼！）老公歪一下頭示意（知道啦，要走吖嘛）。

“囡囡乖，你也有Chiikawa啊。”我拎起手提電腦袋，背起女兒的小背包。

“還有兒子的玩具車啊老婆。”知道啦，慢一拍都不行嗎？

“來啦來啦。”

“老婆，你又在寫小說？”老公瞟我一眼（我分明看見他偷笑）。

“你、你、你，偷睇我的電腦？”這男人真不老實！

“哈，看你頭先在麥記急急收電腦就估到啦。”哼！怎麼我就沒有一點私人空間啊。

“其實你不用瞞我，你就想要贏一次文學獎，我明嘅。”多管閒事！專心開車啦。

“老婆，寫吧，我支持你！你都參加四次了，今次一定攞獎，皇天不負有心人嘛。”你就不能閉嘴？以後孩子都由你帶！

“嘻嘻，多謝支持！”我說，面帶微笑。

那年那月那夜的讀書少年

◎谷雨

四十多年過去了，那個夜晚仍在記憶中，並不很遠的地方。那是個不眠的夜晚，那夜有茨威格，有他的《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和少年的我。

和從小就有很多書讀的女兒不同，我的閱讀從貧瘠到雜亂，從無章法。女兒從小有外婆送她的凡爾納，有我給她買的《三個火槍手》、《基督山伯爵》、《簡·愛》……每個周日，我們都在書店——她在書店讀完一本書，再買回一本書，這是我們母女倆每周日的指定動作，雖風雨雷電不能阻……

我成長的年代若以小學畢業為分水嶺的話，小學時代中國尚在文革後期，在郊區小學校讀書的我們課外讀物極度貧乏。然而，雖然少有課外讀物，母親卻會每天讀一段她偷偷借來的小說，當時應該都是禁書吧。

印象最深的，是凡爾納的《地心遊記》。每個夜晚，媽媽把兩瓶牛奶倒進小鋁鍋，加點水涮一下奶瓶，再倒入牛奶中，用火油爐子將牛奶煮開，分給我和弟弟一人一碗。邊喝牛奶邊聽媽媽讀小說，成了我和弟弟最期待的時刻。而每當聽到：“今天就到這裡

了，明天再繼續”時，姐弟倆心情有多失落可以想像。

母親用這種辦法，成功吸引我們盡早學會自己閱讀。她買回整套的《安徒生童話》，那白底淺綠色的封面，裡面歐洲版畫插圖都令人驚豔。而我第一次為書本中的人物落淚，正是因為安徒生童話——人魚公主的故事打動了少年的我。

課外書貧乏的四年級，曾借到一本《青春之歌》。當時父母正在分居，母親帶著弟弟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從西安回到上海的我已經擠不進母親那間宿舍了。那裡有三個媽媽，各自帶著一個孩子擠一張單人床。於是，我去了樓梯口那個房間，與其他媽媽和孩子們一起住。我有一張屬於自己的單人床。

因為不與母親同一個房間，我得到了少許自由。那是我第一次通宵讀一本小說，現在看，《青春之歌》並不是很適合九歲的孩子。但我用手電筒在被窩中卻讀得津津有味，全然不顧捂在被子裡很悶。是的，為了怕手電筒的光影響別人，我整晚都用厚被子包著頭，一頁頁讀完整本書。

初中時就進入了好時代，改革開放始初，中國迎來了建國後精神領域最開放的時代。各種書籍、電影、音樂潮水般湧入我們的生活。久旱逢甘雨，我們如海綿吸水，飢渴地囫圇吞著各種新事物。對我而言，書、音樂、電影每一樣都能讓我愛得廢寢忘食。這裡面有精華，也有糟粕。都不要緊。

那時，愛文學的母親開始每次去市區都買書回來。她讓我讀到了司湯達的《紅與黑》、小仲馬的《茶花女》，而更多的是她從圖書館裡借來的解禁了的小說、新出版的文學雜誌。三本三本地借，快速讀完再借。

那天晚上，從母親借來的三本書裡，我“偷”了那本她還沒讀，放在一邊的茨威格《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本以為就翻一下讀一段就睡覺，因為第二天還要上學。誰知這個已婚、有兒女的英國中年女子愛上一個年輕的波蘭賭徒的故事卻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個晚上不但一口氣讀完，甚至在天亮之前再次從頭讀起……那時候，父母已和好，父親回到了家，單位分了兩房一廳，我和弟弟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床，他的床在靠

近陽台那邊，我的在門口這兒，中間是一張四四方方的飯桌。

我不必再用手電筒看書。床邊那盞台燈，燈光昏暗，小說也有些昏暗。但閱讀卻如此明亮。十二歲的我，在那個夜晚，真正步入了文學的殿堂，成為一個閱讀者，一個愛文字的人。回想起來，少年的我，甚至還沒有愛上過誰，卻對一個婚外愛情故事——一位高雅的貴婦，只瞥了一眼某個賭徒的手，就被其深深吸引，毅然放棄家庭和子女，準備隨他而去這樣的故事完全明白、非常了解，並且感同身受。

“那個男人的雙手……突然往空中伸去，像是要抓住什麼不存在的東西，然後重重地跌落在桌面上，死了。然而不一會兒，那雙手又活了過來，從桌上回到自己主人的身上，狂熱地，像野貓一樣沿著身體軀幹摸索，上下左右，一遇到口袋就迫不及待地鑽進去，看看還有沒有藏著什麼以前忘在那裡的錢幣。”

第二天，我渾渾噩噩地去上學。小說和裡面的人物，人物的命運一直將我的大腦圍

得水洩不通，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進去。課程、老師、同學、課間活動、早中晚飯的食物，完全被屏蔽於這圍城之外，人像是癡呆了一般。很多天後，才從故事中漸漸抽離出來，元神歸位。那時，我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這本書，我甚至用憐憫的眼光看著同學和所有人。你們不知道茨威格吧？你們真不幸運。

這是我最早的閱讀體驗，文學的大門從此洞開。自此，各位大師小作家的作品紛至沓來。詩、小說、劇本……托爾斯泰、大小仲馬、巴爾扎克、普希金、雨果、狄更斯、歐·亨利、馬克·吐溫、杰克·倫敦、老舍、巴金、郭沫若，《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甚至買過尼采，買過弗洛伊德……總之，拿到什麼讀什麼。最終，這樣一個隨性的讀者成了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作者似乎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毛姆說，文學是一個隨身攜帶的避難所。感謝我的母親讓我愛上閱讀。感謝文學，每次都將我從一些失望或者失敗的困境中打撈起來，為我建起了一個比現實更宏大更豐盛的世界。



狐狸與鸚鵡螺

◎李懿

童年讀物對寫作者的影響，正如童年經歷對人的影響。此種影響雖“潤物細無聲”，卻也不容小覷。然而，時間長河不會倒流，人也同樣無法回歸童年。甚至於再去當時所讀的書籍中，尋找相似的慰藉，也是徒然。

這樣悲觀的結論，我是在一次購書行動結束後得出的。大約從去年開始，我時常會想起從前讀過的一本兒童故事書。書的名字、書頁的觸感，以及其中的情節、角色，皆被我遺忘在了童年的家宅深處，或許早已遭黴菌侵蝕，腐爛成了淤泥。可不知怎麼地，這本書，或是它不屈的幽靈，總要從記憶深淵底部發出陣陣嚎叫，擾得我寢食難安。我於是投降，研究起各大童書網站上的細微線索，絞盡腦汁，就像童話裡被巫術詛咒、遺忘情人的男子，終於在故事結尾處，因為一隻飛出蛋糕的白鴿，解開了咒語、想起了兩人甜蜜的過往，以及情人的姓名。我也在一處老舊過時的網頁中，找回了這本童書——《大戰蒙面狐狸》，出版於二〇〇四年一月，當時我剛滿十歲。

遺憾的是，從網上購買了一本二手的《大戰蒙面狐狸》後，剛拿到書，童年的魔法便已消失殆盡，露出真容。我把它放在沙發旁的小桌子上，毫無翻閱的慾望。書很快就沾滿了灰。估計將來下場也跟它的前輩一樣：被遺失在無人問津的角落裡。

為尋回兒時的寶物，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弄到手，卻最終發現寶物不值一文，連同與它有關的回憶，也失去了華彩，實在是得不償失。

或許該用另一種方式接近童年，減少情感元素，盡可能地客觀、冷峻，如同考古學家研究新出土的陶器，小心拼湊殘片。畢竟，分析自我也是寫作者不可推卸的職責之一。每一個創作者，都有著終生難以擺脫的創作主題。有時不止一個，有時僅有一個。

我尤為喜愛的英國作家約翰·勒卡雷，在其個人紀錄片《此生如鴿》中，便將他欺騙成性的父親，與他熱愛、癡迷的主題聯繫在了一起，即“背叛”。在勒卡雷的描述中，沉迷於背叛的間諜們，通過對他人的欺騙和對信息的竊取獲得快感：

“驅使這些人去做他所做的，是本能而非理性，那種把所有人都蒙在鼓裡的刺激感。時時刻刻都要維繫雙重身份，表現出與內裡真實自我完全相反的人格——間諜享受的就是自我精神分裂症。”

約翰·勒卡雷用一整個童年目擊了父親的種種欺騙行徑，於是背叛就成了他的主題。我遠沒有這樣驚心動魄的童年，除上學讀書、和朋友們玩耍外，大多數光陰都耗在了書籍裡。尤其是類似於《大戰蒙面狐狸》這樣充盈、完整的故事書——而它們中最為了不起的，當屬凡爾納所著的小說。

我所讀的第一本科幻小說，便是凡爾納所寫的《地心遊記》。我還記得，那是一本黑色封面的硬皮書，出版於一九九一年，譯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那會兒我還沒出生。這本早於我問世的書，也不知怎麼地，輾轉到了我的外婆手中，成了她給予我的贈物。

母親說，《地心遊記》也是她和舅舅小時候愛聽的故事。外婆每天讀幾頁書，然後一邊洗衣服，一邊向他們複述起書頁裡的情節。因而，《地心遊記》不僅是我童年的讀物，更是母親童年的一部分。就好像她與



我，雖出生年代不同，卻陰錯陽差，受到了同一種能量的滋養。

此後，我陸續讀了凡爾納的其他作品，包括《神秘島》、《八十天環遊地球》、《海底兩萬里》、《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等等。可以說，我的幻想世界便是由凡爾納一手打造的。順理成章地，長大後，我也不再對他所講述的故事感興趣了。一來，我已不再是個孩子。二來，他作品中所再三強調、營造的某種氛圍、某個核心，已經潛移默化傳到了我身上。就好像某些人外出時一定要隨身攜帶一本詩集，某種程度而言，詩集已超越了閱讀的功能，成為了護身符一樣的事物。凡爾納的小說也是如此。

那麼，這個“氛圍”、這個“核心”，究竟是什麼呢？最近，我碰巧讀了羅蘭·巴特所著的短文《“鸚鵡螺號”和“醉舟”》，對於以上的疑問，得出了一些支離破碎、不明就裡的答案——有趣的是，在閱讀這篇文章前，這些疑問還不曾在我的腦海裡出現過。

“鸚鵡螺號”是《海底兩萬里》中的核動力潛艇，這個來源於十九世紀科幻作家的構想，現如今早已成真。而“醉舟”則出自蘭波

的長詩《醉舟》。在文中，羅蘭·巴特指出，前者“含有令人珍愛的封閉主題”。何謂“封閉主題”？一艘完整、富足、安全的潛水艇，就是封閉主題的化身。鸚鵡螺號既可滿足主人公探險的需求，也能讓他們在夜裡安然入睡。在風暴中庇佑脆弱但也聰慧的人類，它身兼武器、交通工具與童年的家神。

“男子漢般的孩童重新創造了世界，使之佈滿物品，”羅蘭·巴特這樣寫道，“將這世界圈起來，把自己藏在裡面，以與之相協調的資產階級姿態，替這般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加冕：拖鞋，煙斗，爐邊，置身於狂風大作、無邊無際的暴雨之外。”這樣一句話，幾乎可以概括凡爾納的所有故事。

我隱約從中看到了自己的主題。成長是童年幻想破滅的過程，被“鸚鵡螺號”驅逐的人，又該如何於失去庇護的前提下，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活下去呢？漂浮於黑暗的海面上，人無法看見星光、月亮與鯨魚，海水一邊吞沒軀體，一邊又將其吐出。於沉浮間，面對自我，捕捉幽暗情感，同時追憶豐盛的、或許從不曾存在過烏托邦——這便是從凡爾納的書中出走後，在我筆下常出現的主人公了。

詩歌是一種愛——致辛波絲卡

◎司徒子榆

“用彷彿從未和自己交談的方式寫。和自己保持距離。”

〈寫履歷表〉·《橋上的人們》·1986

如果我在波蘭
和你一樣，是一位波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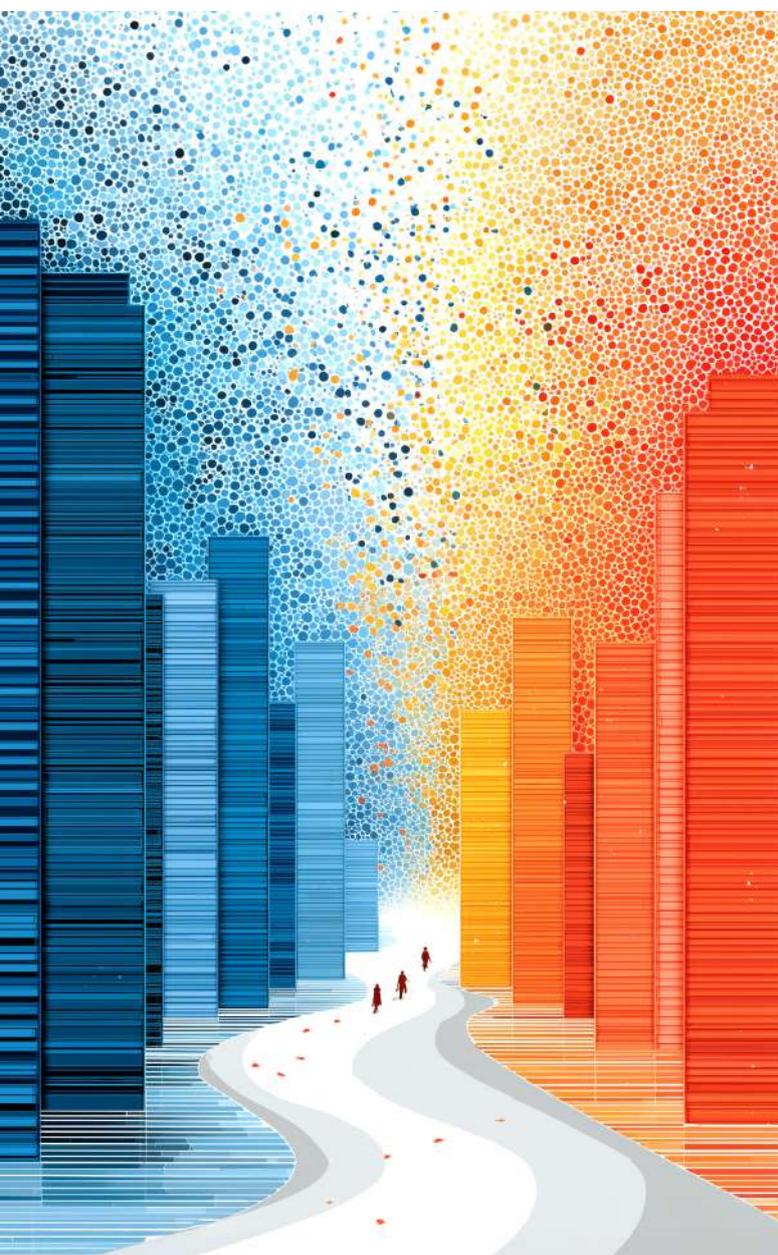
我就在書架
取走一本，十年前
屬於你的《黑色的歌》
它躲在幾張大象明信片之後
像一場
終究會公佈謎底
的遊戲

我讀你的詩
手指來回，幾百個字

人生的留白
有繁體版
草稿版
精裝版
和波蘭語版

閱讀，像在縫一條
花領巾。
針線是一排
靠左對齊的詩句
然後穿出
然後打結，再忘掉針法的
錯對。
忘掉不和諧的字眼
忘掉必須、必要和必理痛
其實不能有效
治療心痛

用外科醫生的角度
觀察自己
比如把詩句拆開，再縫回夢裡
比如心碎的治療方法
是把左右的房室瓣
縫合起來



手術燈停；
人生改造計畫
術後的疼痛——如果可以
永不報到，如果
永遠是兒童讀不懂
隱喻

文字，是一種
天馬行空的碎屑
但我誠然篤定：
詩歌是一種愛——
撫摸，
親吻。
遙遠的妳
和我的
靈魂。

活著以後

◎以馬

當我坐著舅舅的摩托車一路駛過山路，翻越一座大山，再轉乘客車來到鄰省的城市上學，首先將我和其他同學的身份區別開來的，是膚色。在十二歲以前，我每天任自己臉頰暴露在炙熱的光線下，整個燠熱的夏天我都在冰涼的河水度過。開學一露面，我比其他同學黑出一大截。

放眼望去，全班幾十個人，無人有我這樣的膚色。

我在長輩的看護下長大，從他們那裡繼承了一套完整的鄉話，抑揚頓挫、俗語俚語，這套語言在村裡橫行無阻，一進城顯然遭受鄙視。不因其粗俗，而因我普通話裡難改的鄉音，同學說：“你還是別說話了，你說的好像外星話一樣。”

土氣。這似乎描述了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換了一個地方上學生活，儘管只是半天的路程，卻好像隔著不同的國家和文化，頓時成了一種過錯。從我同學們那裡，我才了解到最近新興的韓團、流行的台灣歌手，得知放長假可以跟著父母去日本、韓國、新西蘭那些國家。

班級過節播放歌曲，一些台灣當紅歌星的MV，韓國女團MV。不知道誰把我村裡的歌放進去了。我很高興有人跟我的聽歌品味是一樣的，我趴在書桌上，歌曲沒播一半，有人大聲說：“這是什麼山歌呀！”其他同學隨之起哄大笑，我為自己愛聽這些歌，感到很羞愧。

當時盛行天涯、貼吧、QQ，我在網上認識朋友。有個外地的姐姐聽我唱歌，她很疑惑：“這種歌可能是你們大城市的人愛聽，我們這邊沒什麼人聽。”我在城裡久了，別人自然而然忘掉了我原來的身份。可我不是這座國際都市的居民，我也不是村裡人了，這樣的歌連村裡人也不愛聽了。我陷入了比孤獨更深的迷茫，後來我才知道，那種感覺叫身份認同的錯亂。

初中三年級，學校安排了讀書任務，每週要在圖書館待夠多少個小時，完成教育局頒佈的任務。圖書館裡，我首先被那本鮮紅色封面的小書吸引，翻開，映入眼簾的一句話：“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貴的老人時，是夏天剛剛來到的季節。”書中的福貴經歷貧

窮、疾病，親人接連去世，苦難仿佛沒有盡頭，最後的孫子苦根，狂吃豆子撐死了。此書之精彩看得我心潮漣漣，懷想著有人怎麼能有如此慘烈精準的文筆。余華這本《活著》，成了我對當代文學的啟蒙。

我讀高中時，莫言在千里之外的瑞典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看完了《蛙》、《生死疲勞》、《檀香刑》、《紅高粱家族》，看了路遙《平凡的人生》、陳忠實《白鹿原》，順著把賈平凹的書給看了。這樣一批“泥土氣”的作家，讓我知道鄉村經驗在文學維度上竟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優勢，水田游動的魚、田裡的青蛙、冬天在屋子裡的大飛蛾，都是活躍生動的文學素材。學校放學早，對學生去處管教不嚴，放學後我待在圖書館，把書架上的當代文學都看了，緊接著我讀起了一旁的唐詩宋詞和駢文漢大賦。讀了一年，到了升大擇校擇專業的時候，我決定報考文學。

備考的時間眨眼就過了，同學之間的紛爭矛盾、是非八卦雖近，於我耳中只成了模糊的雜訊。到了出通知那天，如願看見自己錄取了北京學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

回家收拾行囊，我看見房間的海報已經脫落了，露出斑駁的牆面。書桌上放著童年折的五角星，桌子下壓著的是各村各家的聯絡電話。被子很久沒蓋，拉上蚊帳，躺在小時候離家上學前最後一晚睡覺的床鋪。此刻我也不再是那個童年黝黑的鄉下孩子了。我看著貼在牆上沒拆的鉛筆畫，惆悵地想，我把過去的自己親手送別了，無論是十二歲時對鄉土眷念不已的我，還是高中時逃避現實、一心讀書的我，此刻都隨著悄然逝去的時光而離開我了。

帶著行囊，我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一路上天氣灰蒙蒙的，外面的田野快速往後飛逝，我從一個大城市挪動到另一個大城市，想著《霍比特人》裡的那句歌詞：“家園已在身後，而世界盡在眼前。”我的心裡充滿了對那個模糊未來的期待。

在學校等來了余華老師的講座，他滔滔不絕談起國外小說的劇情和細節設置，這些小說我都沒讀過，自然也難以確切體會甚麼。但是，聽到他流露的對寫作的熱忱態度，講起如何從生活中以冷靜客觀的心態、

炙熱的心靈，去捕捉、把握生活的細節，他那句“生活是真正的大事”，像雷那樣打中了我。

莫言寫《生死疲勞》時，鄉下的狗通過主人手上的味道，判斷到主人的行蹤。因為狗的視角就是關注手、褲襠、鞋子這些部位的氣味。這是真實的生活經驗。文學理論課老師說過，一個文學作品首先是民族性的，其次才是世界性的。費孝通《鄉土中國》提到：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也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人情禮俗關係與差序格局，以對方的血緣來決定遠近親疏。以陌生人構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於是“土氣”成了罵人的詞彙。在外讀書的時間越久，我越意識到原先城市對鄉土的打量與根深蒂固的偏見裡，蘊含的狹隘和不公平的意味。

二〇一九年北京炎熱的夏季，從空調房走出室外，一股炎熱的熱浪席捲著我，四周炎熱如在沙漠行軍，撲面而來乾渴般的窒息感，我只想著余華當年躺在冰冷的太平間睡覺，想到他在小說中鋪排的各種奇形怪狀的

死亡，《在細雨中呼喊》裡寫的“一貫早起的蘇宇，在那個上午因為腦血管破裂陷入了昏迷”，他在沉默安靜中遭到了全家人的忽視，最終感受到一陣輕盈的微風後迎來死亡。他對死亡和人性的捕捉使我震驚，直歎怎能有人在成年以後，還能將童年時的懵懂無助、懦弱失聲的狀態描述出來。聲音仿佛被一道牆隔離在大人之外。

小說裡的國慶被父親拋棄的那天上午，他以為自己要搬去新家，“他興致勃勃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東西，那些半新不舊的小衣服，以及他收藏的螺帽、小剪刀、塑料手槍……他是在一片嘈雜的聲響中進行自己愉快的工作……”最終意識到被拋棄的國慶，只會傻傻站在原地，張大嘴巴哭。而有話語權的成年人，可以輕易表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孩童卻沒有這樣的能力。

往事林林總總，浮現在心頭。一路走來的我更似國慶那般啞然失聲的狀態，無端接受他人的見解與價值判斷的霸凌，我必須提筆為自己發言了。在深夜和黃昏的桌燈前，在我寫作的大多數時間裡，我所懷念的是過

去的鄉土、是審視在外讀書時遭遇的歧視和欺凌，想起我曾擁有的、我曾失去過的，我時常忍不住流淚，哭到必須停筆、緩口氣，擦乾眼淚才能繼續。

老師說，寫作是不斷把自己生命的傷口拿出來檢視和療癒的過程。有人讀到我以中學生活為題材寫的小說，淚流不止，她說從前因為胖，在學校遭遇很多霸凌和白眼。莫言以前是挖膠萊運河的農民工，余華坦誠自己認識的字不多，身為作家向內挖掘的過程裡，必須直面自我身份與靈魂的聲音，此刻我敢於自信地表達，我就是喜歡聽這些歌，如果被笑是“山歌”，那麼，我就愛聽山歌。

我想重新當一個“土氣”的人，並不只是衣著的舒適鬆弛與無所顧忌，更像是身體與泥土之間的距離。周中和周末沒課，我去山上跑步，鞋子踩在山路上更多的泥土、樹葉、碎果實裡面，讓我由衷地感到高興。大四畢業，我成功申請到了本校的碩士學位，繼續攻讀現當代文學專業方向，余華偶爾也會來學校上課，我特意拿了《活著》和

《在細雨中呼喊》這兩本對我最意義重大的書給他簽名。

他簽了太多《活著》，有次有感而發：“我在給人簽書的時候，好多人都讓我在上面寫‘好好活著’，我就知道好好活著是多麼不容易，否則人家不會讓我寫這四個字的。”他在《活著》自序裡解釋過，“‘活著’這個詞在中國的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無聊和平庸。”

僅僅幾句話，道盡生命的困難。美好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在二月的一天，我的外公突然過世，從病發昏迷到離世，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所有人都被打蒙了，總還以為很多時間陪伴。葬禮以後，我母親回家時看到給他新買的按摩儀器，才想起來甚至沒來得及給他。

外公從小照顧我，我記得他帶著鋤頭去田裡耕地的樣子，記得他身上那件紫色的T恤隨風飄揚，他的離去也帶走了我部分有關童年和鄉土的回憶。無論是放學還是上

課，還是去超市，我會突然流淚。同班一個男生向我遞來一盒巧克力，告訴我吃點甜品可以心情變好。他是同班一個姓蔡的學霸，此前發言時氣場十足、條理清晰無比，如此氣勢似是執教多年的教授。他以一股無人能敵的氣魄，似乎瞄準北大文學博士而衝刺。我被他這番氣場和如此細膩心思所打動，很快陷入戀情。我們之間有過十分美好的愛情生活，他出人意料的幽默、他內在的細膩情感、他對事業的勢在必得，都讓我在失去外公的沉痛之中，稍微得到了心靈的寬慰。

不過一年後，有人在小紅書聯繫我，告知我她是蔡某的校外女朋友，已經懷孕了。算起來她和他交往的時間，還是一年前我和他確認關係的時候。此消息如晴天霹靂，我後知後覺地才理解，他有時候的“忙碌”和“冷漠”，甚至告訴我他“獨自”上海旅遊好幾天，原來都是陪伴著別人。這般被背叛的感覺，因更多後知後覺才意識到的更多的傷害，與此同時我正經歷緊張而脆弱的畢業論文寫作時期，最好的朋友恰好要出國定



居，或許一輩子見面不超過五次。

在此生離死別，更在我精神頹靡之際，他似完全心無旁騖，論文順利發了C刊還申上北大的博，事業一帆風順。我才發現，“活著”不但要忍受不平等，還要忍受命運無情的戲弄。

那段時間的痛苦反反覆覆，我回想余華《細雨中呼喊》被拋棄的國慶、想起《兄弟》裡被活活打死的父親、想起《活著》因吃豆子而撐死的苦根。“苦根”似隱喻大多數農村人的命運，從根上就是苦的，天生就是為了吃更多苦的。從農村到城市，到中國這麼頂尖的學府上學了，已經這麼努力了，還是如此苦命。那段日子我痛苦到每天除了寫論文，就是將和蔡姓前任的故事寫成文章。痛苦到不得不說，必須訴諸筆墨，卻無意間以其精彩曲折的情節，得到了一批讀者的喜愛。後來，我把自己小說交給了文學創作班的同學們，他們之間會互評小說，有個余華的學生幫我把小說轉交給了余華看。

研究生即將畢業的我，余華再次來了學校，前擁後簇、身旁圍著幾個文創班男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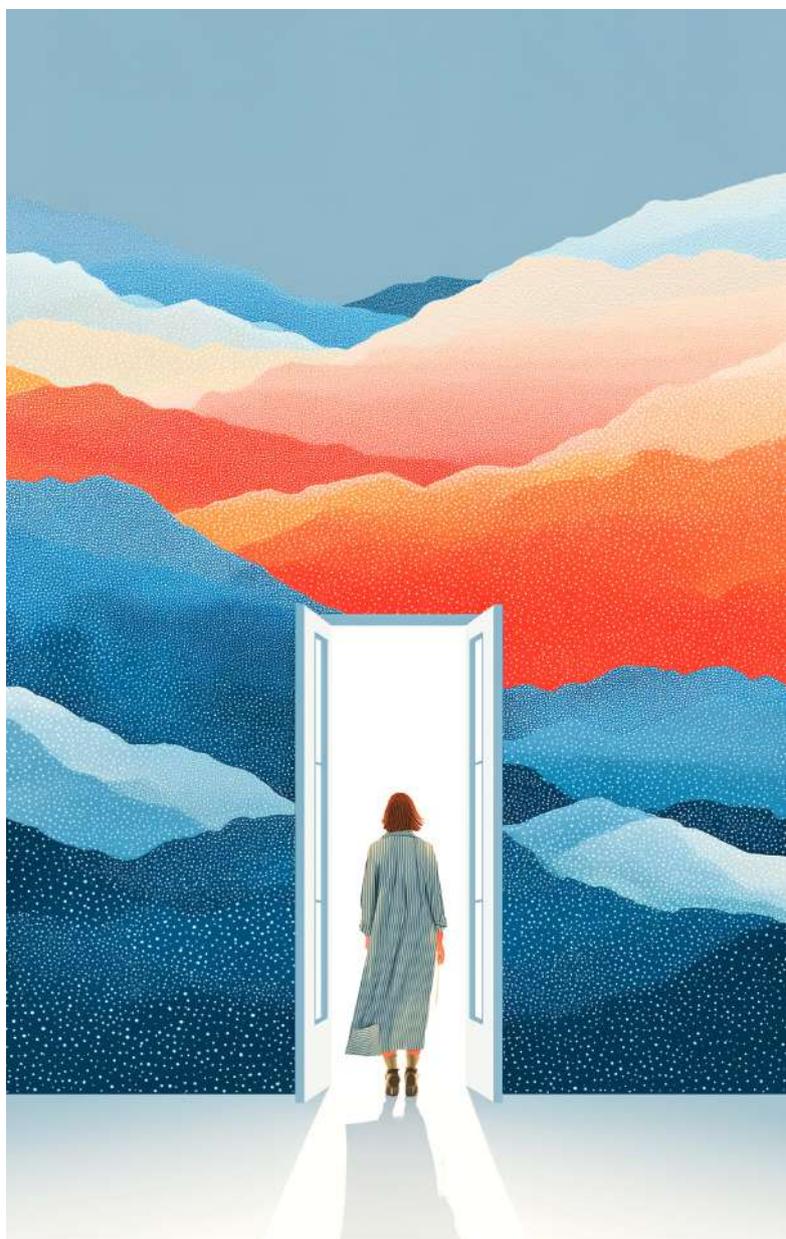
作為保鏢，有人跑來對我說，余華今天問起你，問你現在小說寫得怎麼樣了？

小說斷斷續續都在寫，可是我感動於他還記得某個不知名的學生在堅持不斷地創作，或許此刻未能有個什麼出息，但是正如他所說的那句話的意思，“現在還有寫小說嗎？”——只要還在繼續寫就是一種贏。就像活著，忍受偏見、孤獨和委屈，只是繼續活著，只要還活著就能有出路。

米諾陶洛斯

◎梁愷

我們好像甚少談論寫作的代價，至多說起其用於治療，近乎古代宗教儀式般的功效。好像小說、詩歌的修辭之美，美麗如半粒美時玉，或治療頭痛與癲癇的偏方。但寫作亦有代價，寫《英國病人》的斯里蘭卡裔作家翁達傑把其視為“將背負之物賦形於書”——我對他偏信又偏愛，我也說寫作是苦行，而人生何嘗不是苦？我喜歡讀痛苦的書、美麗的言辭，所以我讀翁達傑；我喜歡瘋狂的頭腦，所以我讀垮掉的一代。讀者都是受虐狂，執鞭之士不是作者，而是諸神。舉一個例子，我最早的文學啟蒙是希臘神話，狹義地說是普羅米修斯盜火的故事。那時候我六七歲，從書上亂七八糟地將“犧牲”二字抄寫在一張白紙上，而後從中誕生了我往後所有作品的雛形：寫作是沿著“犧牲”有如米諾陶洛斯迷宮一般的筆畫往裡走，直至腹地，隨後斬殺名叫“痛苦”的牛頭怪獸；事後你盯著滿手淋漓的鮮血陷入沉思，從中又誕生了另一部你並不引以為傲的作品。我把筆尖重重地摠斷在白紙上，留下憤怒又憂傷的一個點，困頓、擱筆。我有點相信泛神論，



相信夏宇說“字是黃金、乳香和沒藥”。當晚我頓悟出寫作的奧秘是“唯有用火”，隔天早晨暴雨中轉醒又覺得連這短短四個字都顯得乏善可陳。

此刻窗外的黑暗中躲藏著西西里島連綿不絕的山巒。一片堪稱“夜色溫柔”的黑暗。遠處的狂歡、音樂節呼天搶地的快樂彌散在風裡。好久以前讀到布勞提根的詩集《避孕藥與春山礦難》，有一行詩：“當妳吃了妳的避孕藥／即將發生了一場礦難。／我想著所有／在你體內失蹤的人。”——從未有另一首詩如此貼合我對於翁達傑的感受。我害怕作家變老，害怕他患帕金森或阿茲海默，害怕他不再寫作。我害怕他死掉。翁達傑可以用七年時間寫一部小說。閱讀的時候，我逐字肖想七年間每一個與他擦肩而過的人。我可能沒辦法存活這場礦難（如果它注定來襲），我在“凡人必有一死”的恐懼裡頭重腳輕，差點以為愛是滾燙的劍而生命只是倒懸的河。

威尼斯的最後一夜，姐姐教我抽手捲

煙。在威尼斯的每一天我都過得昏頭昏腦（因為義大利人餐前酒、餐後酒、午後喝酒的習慣）。她說人生是苦的修行，我點頭，我深以為然。規避苦難的後果是犯下疏忽之罪（sins of omission）。是不是要感激人總有健忘的毛病？已經不太記得我那個茫然、恐慌，毫無方向的青春期。無論再用力，都想不起來我的第一個手機號碼。只有後遺症，卻記不清創傷本身了。記得恐懼，但不記得恐懼的對象了。只記得讀書的夜晚，飄渺的一絲燭光，唱片機低鳴，我抱著書流淚到天光。很年輕的時候我們把約翰福音都當作詩歌來讀，現在才發現是特權，我們的身體到某個年齡會辨認出創傷的形狀，就像猛然發現宗教有聖誕假期以外別的含義，但地獄與巴黎之間已經沒有東西為我們而屹立了，因為埃菲爾鐵塔也有複製品，就在賭城的一隅，文學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所以也沒有文人值得孤注一擲的狂熱了。只好說，幸好有詩與遠方，雖然詩的虛假與遠方的風景，我們都已經領略過了。





創——作 大 中 華

林 澆 / 李烈聲 / 陳家朗 / 雪 董 / 承 鈺

風暴裡的許願池

◎林澍

一

窗外雨點像子彈般擊打着玻璃，發出密集的噼啪聲。林颯站在醫院辦公室窗前，雙手插在白大褂口袋裡，目光穿過模糊的雨幕投向外面被狂風撕扯得東倒西歪的心葉榕，它們的葉子像受傷的鳥翼般無助地被扯來扯去。颱風“韋伯”正從M城登陸，八號風球高掛，大橋已封閉，他回不了橋南的家——即使能回去，那裡也不再是溫暖的港灣。

手機螢幕亮起，是母親發來的信息：“兩個孩子都睡了，颱風很大，你自己小心。醫院那邊雨勢很大吧？最近怎樣了？”林颯沒回覆，只是將手機反扣在桌上。他知道母親想問的其實是他和妻子的關係，那場已持續了一年且還將持續得比俄烏戰爭更看不到盡頭的纏鬥、那即將走到盡頭的婚姻。

辦公室燈光在雨夜中顯得格外刺眼。林颯揉了揉太陽穴，疲憊如潮水般湧來，但他沒有絲毫睡意。八年前“天鴿”颱風來襲時的情景不斷浮現在腦海中。那時他剛從台灣進修完回來，意氣風發，颱風夜也堅持留在醫院。當時即使在十六樓辦公室也能感覺到

整棟高樓在風中微微搖晃，他卻毫無懼色，甚至下班後還冒微雨到天后廟一帶跑步。

“林醫生，您有地方休息嗎？”護士黃彤彤探頭進來，打斷了他的回憶。

林颯勉強扯出一個微笑：“我就在辦公室湊合一晚也行，你去休息吧。”

“林醫生，以後，您會去哪裡？”

“能去哪裡？城市這麼小……”林颯苦笑道。

黃彤彤離開後，辦公室裡又恢復了寂靜，只剩下窗外雨聲和偶爾呼嘯而過的風聲。林颯走到沙發上坐下，想起八年前颱風夜，家裡空無一人，妻子帶着孩子回老家X城過暑假，他獨自一人在M城醫院的浴室洗完澡，躺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還是這同一張沙發。當時，滿腦子都是對未來的興奮規劃。

此刻，窗外的風突然加大，雨點拍打窗戶的聲音變成了連續的轟鳴。林颯起身走到窗前，看到樓下的一棵小樹已被風吹得幾乎折腰貼地，隨時可能變成永久殘廢。這景象讓他想起“天鴿”過後，他在天后廟附近看到的那些被連根拔起的古木，粗壯的根系駭

然裸露在外，像大地被撕裂的無法癒合的傷口，像戰爭中被強暴的無辜女性。

“林醫生！急診室需要支援！”黃彤彤忽然打電話到辦公室。

林飄條件反射般抓起聽診器便衝出門去，多年的職業本能讓他瞬間中斷了所有思緒。走廊裡已能聽到風雨的咆哮，醫院的電力系統開始不穩定，燈光忽明忽暗。

走到半路，他才意識到自己傻：今晚不是他值夜班，他只是因為無法回家才滯留醫院。可是，他想了想，猶豫了半分鐘，還是義無反顧地向前走。

急診室一片忙亂，一個渾身濕透的建築工人被抬了進來。十五分鐘前，他不慎從腳手架上跌落。

“血壓80/50，脈搏微弱，右側胸部有明顯凹陷！”急診護士快速報告着。

林飄戴上手套，迅速檢查傷者，“右側多根肋骨骨折，懷疑血氣胸，準備胸腔引流！”

在接下來的兩小時裡，林飄全神貫注地搶救傷者，直到病人情況穩定被送入手術室。當他脫下沾血的手套時，才發現自己的

白大褂早已濕透——不知是汗水還是雨水。

“林醫生，您該休息了。”護士長遞給他一條乾毛巾，卻有點不合時宜地問，“您明天之後……還回來嗎？”她欲言又止。

“謝謝。”林飄接過毛巾，沒有接她的話。全世界都知道他被開除的事，這種同情比直接嘲笑更讓他難受。

回到辦公室，林飄脫下濕透的白大褂，掛在椅背上。窗外的風雨似乎更猛烈了。他打開手機相冊，翻出幾年前的照片。那是一個晴天，他和妻子帶着兩個孩子在海濱公園暢遊。照片裡的他們臉上洋溢着笑容，兩個孩子天真爛漫地舉着撿到的貝殼。那時的他們，怎麼會想到如今家庭會變成這樣？

一道閃電劃破夜空，緊接着是一聲震耳欲聾的雷鳴。醫院的電力系統終於支撐不住，燈光閃爍幾下後徹底熄滅，應急燈隨即亮起，投下幽暗的藍光。

林飄在黑暗中靜坐，聽着風雨肆虐的聲音。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就像這座經歷颱風的城市——表面上看，八年後他有了更大的房子、更高的職位；但實際上，內心

的某些東西比八年前更加支離破碎。何況，升得越高，掉下來就越痛苦。

眼眶突然發熱。他想起上週末女兒小心翼翼地問：“爸爸，媽咪是不是不鍾意你了？”他當時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笨拙地轉移話題：“媽咪心情不好呀，不要煩她了。”

又一道閃電照亮了整個辦公室，林颯看到牆上掛着的醫師誓言，那是古希臘醫聖希波克拉底的名句。十五年來，他遵循先賢的意志，治癒了許許多多病人，卻無法治癒自己的婚姻；他挽救了不少生命，卻挽救不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百無聊賴中，毫無睡意的林颯趁雨勢慢慢減弱繞到了醫院的小花園。那裡有一個西洋式許願池，池中央立着一尊希波克拉底的雕像，周圍原本種滿了應季花卉。此刻，街燈下，冷酷的月光裡，那些嬌嫩的白玉蘭已被風雨摧殘得七零八落，花瓣像垂死的蝴蝶般漂浮在水面上，池邊散落着被折斷的樹枝和幾片羽毛——不知是哪隻不幸的鳥留下的。

忽然，他踩上了一團軟綿綿的東西，打開手機電筒一看，他立刻倒吸一口冷氣。

那，竟是一個完整的從樹上掉下來的鳥巢，摔成一團紙皮模樣，不知鳥兒花了多長時間才搜集到那麼多棉絮，上面密密麻麻、整整齊齊綴滿了白色羽毛的根部，工整得像編織工人的手工活兒，看得出，當初這一“家”人花了多大的心機來構築牠們的港灣、牠們的安樂窩，可眼下，“家”已被無情地摧毀！雛鳥生死未卜。

林颯像踩中了什麼預言，惶恐，傷感，悔恨，害怕，惆悵，百感交集。

那年“天鴿”過後，他也曾看到類似的景象。當天晚上，他值完班後沿着被淹後的街道走。月光下，許多被連根拔起的大樹橫亙在路中央，像巨人的屍體；商店的招牌有的歪斜懸掛，有的乾脆伏屍地上，玻璃碎片在積水中閃閃發着寒光。最令他毛骨悚然的是海邊的一艘小漁船，它被海浪狠狠拋到了岸上，船身裂開，像一條被開膛破肚的魚。

八年前，恐懼中還混合某種奇異的興奮，

那年頭他即使整夜未眠，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擻地投入到工作中。而現在，四十四歲的他站在許願池前，只感到無盡的倦怠和幽怨。

再次回到辦公室，林颯躺在狹小的沙發上。窗外的風聲像某種巨獸的咆哮，雨水拍打窗戶的節奏再次加快。他閉上眼睛，卻無法入睡。今夜將是他在醫院的最後時光。

手機再次震動，這次是醫院的群發通知：由於颱風加劇，所有非緊急人員可以提前離開，值班醫生需堅守崗位。林颯苦笑一下，他既不屬於可以離開的那類，也不再是需要堅守的那類——明天之後，他就將與這家工作了十五年的醫院毫無關係了。

風聲漸猛，突然一陣特別強烈的氣流衝擊建築着樓宇，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嘯。林颯不由自主地坐起身，看向窗外。一道閃電劃破夜空，在那一瞬間的亮光中，他看見許願池的希波克拉底雕像在風雨中顯得格外孤獨，池水被狂風吹得四濺，那些殘破的花瓣被捲到空中，又狠狠摔回水面。

當風雨似乎小了一些時，林颯知道，真正

的風暴才剛剛開始。明天，當“韋伯”離開時，他將走出醫院大門，面對一個全新的、不確定的未來。明天，將是結束，也是開始。真正的風暴，也許才剛剛開始。

二

第二天，天空依然陰沉得像塊浸滿污水的抹布，像隨時可能擰出更多雨來。林颯站在醫院的小花園裡，白大褂已經脫下了，折疊得整齊地放在紙箱裡，紙箱上還貼着醫院後勤部用紅色馬克筆寫的“清退物品”四個大字。

他的手指無意識地摩挲着紙箱邊緣，那裡有一道毛邊，像是被匆忙撕開的痕跡。十五年了，從培訓醫生到副主任醫師，他在這家醫院度過的歲月，最後就濃縮成這麼一個輕飄飄的紙箱。

小花園的許願池曾經是整家醫院最漂亮的景致。漢白玉雕琢的池壁上攀附着石雕、藤蔓，池中央立着的醫聖希波克拉底雕像，甚至成了M城的旅遊打卡點。每週都有

園丁來更換許願池的鮮花。林颯記得某次護士節時，池邊還擺滿了粉白相間的康乃馨，小護士們笑着往池水裡投硬幣，銀光在陽光下閃爍如星。當然，平時更多的是患者和家屬往池子裡投硬幣，畢竟，他們的祈願訴求更濃烈。

其實，結婚前，林颯和未婚妻是去過意大利羅馬的。那裡有個聞名遐邇的特雷維噴泉許願池。按照當地風俗，人們必須背對許願池，右手持硬幣，經左肩往後投向那組神秘的巴洛克建築，硬幣撞擊石雕聲音越大，許願的成功率便越高。當然，據電影《羅馬之戀》說，如果兩枚錢幣都投到噴泉的話，學業和工作都會順順利利，但如果投擲第三枚，則至少會結婚或離婚。兩人都甜蜜地閉上眼，各自照此許願。當時的願望無疑帶着絲絲卿卿我我的似水柔情。而特雷維噴泉許願池的硬幣由於太多，居然成了羅馬政府的一項額外經濟收入。

眼下，不管是哪裡的許願池，都只在殘破的記憶裡苟延殘喘。

現在，颱風把一切的美麗都毀了。

早上比夜間更加慘不忍睹。池邊的花卉成了殘花敗柳，那些嬌嫩的花瓣被雨水打爛，黏在濕漉漉的地面上，像一塊塊褪色的創可貼。幾株矮灌木被刮去了上半身，斷裂的枝桠橫七豎八地插在泥土裡，讓林颯想起急診室那些骨折病人的X光片。更遠處，一棵法國梧桐的樹冠被腰斬，可憐兮兮的。

林颯的皮鞋踩過一灘積水，水面倒映出他憔悴的臉。四十四歲，鬢角已泛白，眼角的皺紋比上週查房時似乎又深了幾分。他想起一個月前人事部主任遞給他的解聘通知。

現在他知道了。知道得太晚了。

手機在口袋裡震動，是妻子第三通未接來電。房貸、兒女的國際學校學費、家中的水電費……這些數字在他腦海裡自動排列組合，最後匯總成一個血紅色的赤字。他機械地摸出煙盒，卻發現裡面的香煙早已被雨水和汗水浸透，就像他此刻泡在苦水裡的心情。

許願池邊緣的排水口堵住了，渾濁的池水上漂浮着樹葉和垃圾。林颯蹲下身，看見池底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又積了一層厚厚

的硬幣，那些承載着無數醫護人員和病人願望的金屬圓片，如今長滿綠鏽，像一個個發黴的夢。

十五年前那個夏天，他也曾在這裡投下過一枚硬幣。那時他剛從醫學院畢業，白大褂口袋裡裝着聽診器，還有應急醫療手冊，走路時聽診器金屬聽頭會輕輕敲擊他的肋骨，時刻都在敲打提醒。他在池邊許願：“我要成為一名出色的腦外科醫生！”

時間，過得毫不留情。一眨眼。

此刻池水突然泛起漣漪，一滴雨水落在希波克拉底雕像的額頭上，順着石雕的皺紋流下來，宛如眼淚。林颯抬頭看天，更多的雨點開始墜落，打在他的眼鏡片上，模糊了視線。

雨水沖刷着許願池，池底那些硬幣在暗流中輕輕翻動，有幾枚突然閃出微光，像是被喚醒了沉睡多時的回憶。

三

半年前的半夜。

急診室的燈光永遠那麼刺眼。

林颯揉了揉酸脹的眼睛，把最後一頁病歷歸檔。連續三十六小時的值班讓他太陽穴突突直跳，但比起疲憊，更多的是滿足——那天他又救回了三條生命。作為醫院腦外科的“林一刀”，這種高強度工作早已成為常態。

“林醫生，急診急呼！”護士黃彤彤的聲音從走廊傳來，帶着不尋常的急促。

林颯義無反顧地抓起聽診器，快步出門。只見急診床上躺着一名五十多歲的男性患者，面色灰白，嘴角有嘔吐物殘留，一個穿褪色工裝的中年婦女和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手足無措地站在一旁。

“什麼情況？”林颯已經戴上手套，翻開患者的眼皮檢查瞳孔。

“我爸突然說頭痛，然後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年輕人聲音發抖。

林颯的指尖在患者頸部動脈停留片刻，眉頭立刻擰緊。“疑似腦動脈瘤破裂，需要立即CT確認。”他轉向護士，“準備甘露醇滴注，降顱壓，通知影像科開通緊急綠色通道。”

CT結果印證了林颯最壞的猜測：大腦中動脈分叉處一個6mm的動脈瘤破裂，蛛網膜下腔出血，必須立即手術。當他向家屬解釋病情時，那位自稱張令符妻子的婦女突然抓住他的白大褂。

“醫生，手術……要多少錢？”

林颯頓了頓：“血管內介入治療加上支架，預估十萬左右。”

張妻的臉瞬間失去血色。她轉向兒子，兩人快速交談了幾句，年輕人突然蹲在地上抱頭大哭。

“我們……我們最多只能拿出八萬。”張妻從舊布包裡掏出一疊皺巴巴的存摺和零碎的現金，“阿仔剛工作，他爸是工地上的……能不能先做手術，剩下的我們慢慢還？”

林颯看着那些沾着水泥粉末的鈔票，喉嚨發緊。醫院規定，手術前必須付清預估費用的80%，八萬剛好卡在紅線上。但動脈瘤隨時可能二次破裂，醫護每一分鐘都在與死神賽跑。

“我去和財務溝通。”林颯說。

不一會兒，財務部的周明德推了推眼

鏡，搖頭如撥浪鼓：“林醫生，規矩就是規矩。差兩萬就是差兩萬，我要是給你開了綠燈，明天全院都來找我破例怎麼辦？”

“病人會死的！”林颯咬牙道。

“那也不是你的責任。”周明德壓低聲音，“上個月三院那個事你聽說了吧？醫生好心先動手術，結果家屬術後賴帳，最後扣的是醫生的績效。”

林颯回到急診室時，那兒子正扶着母親往外走。“醫生，我們……我們想放棄治療。”年輕人眼眶通紅，“我媽說把爸帶回家，找個中醫……”

“中醫治不了動脈瘤！”林颯聲音陡然提高，引得周圍人側目。他深吸一口氣，“給我半小時。”

醫院小花園的許願池在燈光下閃着細碎的光。這座號稱能帶來健康的羅馬式噴泉許願池以及希波克拉底雕像，都是許多年前老院長去歐洲考察後深受啟發，決計修建的“人文關懷項目”，池底鋪滿了患者和家屬乃至醫院職工投擲的硬幣。林颯曾經嗤之以鼻，認為這是迷信。

此刻他卻拉着張妻奔向池邊。“幫我撿硬幣，越多越好！”

保安老李目瞪口呆地看着平日嚴肅的林醫生捲起袖子踏入水池、肆無忌憚。“林醫生，這、這是幹什麼？這不是你家後院！”

“別廢話！幫忙遞個桶！”

十五分鐘後，收費處的窗前便堆起一座硬幣小山。收費處的王小姐瞪着這堆沾滿水漬的一元、五元甚至十元硬幣，表情活像見了外星生物。

“林醫生，這……”

“快快點一下，也許夠兩萬呢。”林飆的白大褂還在滴水，“人命關天，手術室已經準備好了。”

王小姐張了張嘴，唯唯諾諾地把那些小金屬放進數幣機。當最後一塊硬幣被推入點鈔機時，數字停在21456元。

“夠了。”林飆轉身就跑，濕漉漉的鞋在醫院走廊留下一串腳印……

手術持續了六小時四十二分鐘。當林飆將最後一個彈簧圈精準放置在動脈瘤頸口時，監護儀上的生命體徵平穩如初春的湖

面。走出手術室，張妻跪在地上就要磕頭，被林飆一把拉住。

“林醫生，這些錢我們一定還。”兒子哽咽着說。

“先去照顧爸爸。”林飆疲憊地笑笑，“他需要三個月康復訓練。”

然而林飆沒想到，三天後，當時興高采烈的自己會站在醫院紀律委員會的聽證室裡。橢圓會議桌對面，分管行政的副院長李成剛正用鋼筆敲着一份文件。

“林醫生，你擅自挪用醫院財產，破壞許願池設施，還強迫收費處接收不明來源的硬幣。”李成剛的眼鏡片反射着冷光，“你知道醫院還因此損失了多少行政成本嗎？”林飆看向角落裡沉默的周明德：“家屬昨天不己補繳了兩萬嗎？”

“這不是錢的問題！”李成剛猛地拍桌，“如果每個醫生都像你這樣無視流程，醫院還怎麼管理？許願池是醫院形象工程，你這種行為簡直是……”

會議室鴉雀無聲。醫務處主任默然把處分通知書推到了桌子中央，面無表情。

那天夜晚，林颯經過許願池時停下腳步，從口袋裡摸出最後一枚硬幣。

硬幣在空中劃出弧線落入水中時，發出沉悶的“咚”的一聲，然後在水底閃着微光，定居下來。

四

颱風徹底過境了。清晨，空氣中彌漫着潮濕與草木折斷的苦澀。林颯向醫院大門走去，眼前處處是颱風肆虐後的狼藉，就像他此刻的內心。

一陣噼啪聲突然從後方的小花園傳來，恍若山崩地裂。

林颯大吃一驚，趕緊回身走去看個究竟。他的皮鞋踩在積水上，濺起的水花打濕了褲腳。颱風過後的陽光格外刺眼。許願池，曾經精緻美麗的噴泉，如今被颱風摧殘得面目全非；池中的希波克拉底雕像居然轟然倒塌了！碎片散落在渾濁的水中，但，那畢竟是個可以許願的地方。林颯走近，記得，十五年前，他第一次來這家醫院面試時，許願池水清見底，錦鯉在池中遊弋，像是活着的幸運符。

又一次，他扔下一枚硬幣，林颯看着漣漪擴散，忽然想起兒時在鄉下寺廟偷香火錢的



往事。那年他十歲，趁廟祝不注意，從功德箱裡抓了幾張紙幣。走出大殿，他看見廟宇的許願池裡，石錦鯉和石神龜正張開大嘴，它們的嘴裡和身上散佈着數不清的硬幣，在陽光下泛出溫柔的光澤，小林颯看看四下無人，池水也夠淺，便撲騰地跳進去，隨手拿了幾塊看起來比較大的硬幣，不敢細看幣值，趕緊揣進褲袋裡，就慌慌張張地溜走。這些“非法所得”，他拿去買冰棍和其他零食去了。

四天後，小林颯因為課堂搗亂被老師罰站整整兩小時，膝蓋都僵直了。那時的他就篤定認為，廟宇裡的東西是不能隨便動的，尤其是錢幣，動了就遭厄運，罰站就是最大的厄運。

“跟現在比起來，那算什麼啊？”林颯苦笑自嘲。失業、房貸、孩子的學費、妻子的離心離德、家庭的分崩離析，這些才是真正的魔咒和無期徒刑。

一陣風吹過，帶着雨水和樹葉的氣息。林颯準備離開。就在這時，他聽到身後有人聲。

他轉身，看到一位中年婦女推着輪椅上的男人走來。輪椅上的人雖光頭，但臉色不錯，他們似曾相識。

林颯的喉嚨突然發緊。有點眼熟，不知道這是不是張令符呢？那手術是他職業生涯中最複雜的一例，當時瘤體位置特殊，稍有不慎就會大出血。他連續站了六小時四十二分，最後成功完成了手術。

那對病患夫婦從林颯身邊走過。也許沒有穿白大褂的林颯無法讓對方意識到自己究竟是何許人也。也許，他們實在心無旁騖——來到許願池邊，兩人便各自虔誠地拋出了硬幣，嘴裡念念有詞。硬幣在水池裡仍舊發出沉悶的聲音，像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陽光穿透雲層，照在林颯臉上，溫暖得幾乎讓他落淚。他突然意識到，無論醫院的決定如何，他確實救過很多人。身邊的這位病人，不管是不是他經手的受益者，他那恢復神氣的眼睛一定是在感恩現代醫學，還有那冒險的善良。這感恩的目光比任何職業認證都更有分量。

林颯走向巴士站。颱風後的大橋已通車，他可以回家了。雖然前路依然模糊不清，但此刻陽光照在身上的感覺讓他想起醫學院畢業時宣誓的場景。也許很多年後回望今天，當下的劫難真不算什麼。也許，正如颱風過後的晴天，新的開始正在等待他。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

◎李烈聲

周唐盛世百蠻尊，寰宇咸崇禮義存。
屢敗山河淪赤縣，列強船炮逼黃魂。
流亡骨肉誰援護，塗炭生靈那可論？
一唱雄雞天下曉，泱泱大國任闐喧。



生

◎雪董



今夜我們有熱湯可舀
可配上一片烏雲
還有七雙已合上的眼睛
血和鹽一樣
都是鹹的

黑夜中我們拼命奔跑
小心分辨
空投的不只糧食
還有一個個安全的謊言
風沙捎來警告
坦克的聲音一路向南

小孩在路上拾起一張紙幣
以為可以放進口裡
家鄉帶來的畫筆斷了一半
仍能畫出一棵聖誕樹
矗立在這平安夜裡

讓我們一起爬到樹頂
聽說卡車將會駛過
我們一起去撿能吃的那顆星
伯利恒太過遙遠
路上的燈都斷了電
昨夜抱著的小熊在廢墟裡倒卧
或許我們可以交換瓦礫
用僅餘的氣力唱一首安眠曲
還是寫字
即使筆桿無法射出子彈
也無法生火

筆尖在瓦礫上顛簸
墨水斷續
哽在喉嚨深處
鏡頭前記者扔下防護背心
說淚水是透明的
我們的家書都是以血寫成

憂鬱隨想：石頭與漣漪

◎陳家朗

一

那時陽光成了一片片
教堂玻璃，世界此刻是一間大教堂
讓我可以仰望高處……

而遠遠遠處是
一大片烏雲
草往不同方向擺動著像某種預兆
風吹拂著手臂上的
毛髮，我能感覺到
被風搔癢著的那觸感，我想
像手臂上的毛髮
全都化成了羽毛——時常

我以一個詩人的口吻說著話
以一種置身高處的
口吻，以便否定
我滿溢著不完美的生活
如翅膀否定地面，在手上
是那樣令人舒服的觸感……譬如那時

當風愈吹愈強烈，我散步
便一心向著風的源頭走
往那極高的地方，可我那時
明明全身是羽毛
卻也沒法走到那裡

而烏雲，不覺便也從那方向過來了
風高速地撞了過來
從那撞過來的力度
與迅速，可見它
是從很高很高的地方滾下來的
風是一個透明圓形的螺旋，或者
如石頭——當我也隨着它一直往下滾
滾到最低的地方，被死死壓緊
壓緊在地面
——手臂上的毛髮就被壓成
一根根變得扁扁的草——一處
與崇高悖反的境地

二

而雨終於落下來。雨滴
破碎的玻璃，雨是教堂的毀壞，被一顆顆
大石頭。我想著陽光和陰天的變換
被風所加速，想著
可以讓我仰望高處的
教堂的建構，與破碎
想著生活總重複在仰望與毀滅之間
雨打在手上打在
眼睛裡，我想起教堂玻璃窗上的天使
翅膀由一片片
玻璃塊拼成的，以碎片飛行著……
當雨打在窗上



像是祂的身上冒出眾多水露
 ——被從天空
 拋下來的——眾多等待被蒸發的
 時間、附在時間上的空間，以及
 附在時與空裡的仰望和毀壞
 當我正想看
 時空被蒸發的盡頭
 會有甚麼，想著想著

雨便慢慢停了下來

——我手臂的毛髮，凝滿水露
 像一顆一顆反射著光玻璃
 質地的眼珠，或者是散落的念珠
 看見地上是一片片水窪
 一塊一塊大玻璃

而天空——那長久渴望的高處，怎麼也
 到達不了的高處——
 看見天空就在那玻璃裡
 ——風的源頭——天空來到了地面
 一個一個透明
 圓形的螺旋先後出現在
 水窪裡，從石頭變成那麼
 輕盈的樣子……

福隆新街的午餐

◎承鈺

十號颱風過後的工作日，中午突然下起了暴雨，然而正值午餐時間，我還是得出去覓食。徒步經過遊客區倍感寧靜，忽然想起有一家很久沒光顧的小店。日前還看到有人在社交平台上發過，說這家店當年的廣告，是白底黑字，設計得很簡單那種。

記憶中，店裡原本是兩位男士在打理，一位高佬，一位肥伯，據說他們已經不在世很多年了。今天到店時，卻看到一位胖胖的男士，還有兩位阿姨，年紀應該都比我大。見難得有顧客來，原本各自分散、都在看手機的他們，立刻切換到待客模式。

我點了碗豬肝肉丸粥，這裡的肉丸用的是新鮮打好的肉漿即叫即煮的。以前見過負責做肉丸的阿姨熟練地用一隻瓦匙羹，挖一點肉漿，扭手一刮就成了圓形，然後放進小鍋裡的粥裡煮熟，那鍋粥也因此變得鮮甜無比。我姑姐最愛買這裡的生肉漿回家，但我從沒見過她煮。她說用這些肉漿既能做肉丸，又能蒸肉餅，總之隨自己喜歡怎麼做都好。



店家還問我要不要加個蛋，我說好——加蛋的意思是要一碗大份量的粥，這個“暗號”我悉知很久。另外，當然少不了油條，不然光靠粥水和肉丸根本填不飽肚子。這裡的油條總是預先剪成一寸左右的小塊，方便放進粥裡，以前就見過那些阿姨用剪刀在剪好一碟碟，擱在置物架上。

我猜吃粥的人大概各有各的搭配習慣，比如我會在粥里加不少胡椒粉，有些人甚至會加醬油。以前在三元吃粥時，見過有人把醬油和胡椒粉調好在小小的調味碟，再蘸在肉丸上吃。以前的匙羹和筷子都是待客人點好粥品，才隨那小小的調味碟送到桌上，但現在已預早放在桌上任人自助。

至於油條，小時候我有個吃法，是直接把整根油條浸進粥裡，一口一口地吃，當然，這比不上把油條剪成小塊，放進粥裡泡一會兒再吃更徹底。

我吃粥的時候，一位阿姨在收拾剛才用過的鍋具，之前那位男士和另一位阿姨則回

到各自的位置，拿著手機，不知道在看什麼短片。店裡還播著歌——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正好與這個空間莫名地匹配，有意無意地安置我在一個穿越了的位置，突然腦海裡全是過去在這裡吃粥的片段：有時和同學，有時和親戚，有時和球友。吃粥令人很溫暖，回憶也是。

澳門人的生活很簡單，以前我們的選擇不外乎粥粉麵飯，卻很少會去同一條街上另一家賣魚翅的網紅排隊店。坦白說，那家門口總排隊的魚翅店，我從來沒去過。





文 學 新 苗

李觀鼎 / 王福平 / 姚婉琳 / 施佳宜
蘇衍澄 / 陳自恆 / 詹 蕾 / 嚴佳琦

文學是什麼——寫給文學營的同學們

◎李觀鼎

小引

文學是什麼？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給文學下定義，除了審美這一維度，還涉及社會、心理、文化等多種因素，不同時代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歸結。諸如：

關注詞語、意象如何表達的“符號學”，認為文學是“符號系統的編碼遊戲”；

關注語言如何創新的“語言學”，認為文學是“語言的陌生化運用系統”；

關注如何講好故事的“敘事學”，認為文學是“故事的講述邏輯”；

關注讀者如何參與及其生成意義的“接受美學”認為，文學是“讀者與文本的對話”；

關注“結構模式如何潛藏的“結構主義”，認為文學是“深層結構的模式化表達”（如英雄故事的常規模式：啟程、冒險、歸來）；

關注作家潛意識欲望及其隱喻表達的“精神分析學”，認為文學是“潛意識的象徵投射”（如卡夫卡《變形記》中格里高爾變成的甲蟲）；

關注作品中自然與人類關係，反對破壞生態，倡導可持續理論的“生態批評”，認為文學是“自然與文明的對話”……真是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我們似乎已經習慣於這樣的認知：“文學是一種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和手段，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感情和審美理想的藝術形式。”而上述這些“界定”，各說各理，亦各擁其理；獨闢蹊徑，自成一派，又共同形成了對文學質性的多元指向。對此，文學習作者不可不察也。

但這要慢慢來。我這裡僅根據澳門青年文學營推動文學創作的需要，參照各種觀點，提出幾個命題與大家討論，以期觸摸文學的本真。

“文學是人學。”

這是俄國著名作家高爾基，就文學本質對文學下的定義。它深刻揭示了文學與人的緊密關係，言簡意賅，切中肯綮，自1931年在《談技藝》（之二）中提出後，很快被社會廣泛認同，業已成為關於文學的經典論斷。篇幅所限，我在此且談兩點體會。

其一，“人”是文學表現的核心對象。作家的創作經驗和讀者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文學歷來以寫人為旨趣，無論敘事、抒情、詠物還是科幻，實質上都是人的生存狀態、精神世界和生命意義的鏡象。

敘事作品，當然要講好故事，但“事在人為”，首要的是要寫好“人”，通過故事情節，把人物性格、情懷、境界展現出來。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本質上是讀人，讀故事裡的人物。所謂“什麼人做什麼事”，讀懂其人，才能讀懂其事。《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講的是關羽在華容道義釋曹操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作者卻寫出了諸葛亮的“智”、曹操的“疑”、關羽的“義”。鮮明突出的人物性格，讓簡單的故事情節充盈並深刻起來。諸葛亮之智並非小聰明，而是大智慧：他料定曹操兵敗赤壁後必走華容道，這是戰術智慧；他明知關羽重義必放曹操，還要派其前去攔截，這是戰略智慧，因為“曹操不能死”是天下三分的大格局之需，曹操一死，鼎足之勢必將崩潰，於蜀漢極為不利；而關羽經此一事，亦將汲取教訓，徹底了斷與曹

操“恩情”糾葛。曹操之疑，實際上是一種在大智慧面前的窘境和焦慮。他生性多疑且自負，被諸葛亮在華容小道故意放火生煙所誤導，竟認為煙火是“虛張聲勢”。疑必惑，惑而錯解，判斷就會失誤，過度的自信讓他終於陷入關羽的埋伏。關羽之義亦非小義，在“義釋”這件事上，那可是大於“忠”的。他接受任務前，先立軍令狀，這是對蜀國誓死效忠的承當。可是臨陣時“忠”與“義”竟發生強烈的矛盾衝突，最後義戰勝了忠，終於釀成大錯。試問：這回書離開了鮮活的人物性格，還有多少看頭？

現在一些年輕習作者熱衷於“編故事”，寫出來的東西往往有“事”而無“人”，這就讓故事的深度和新鮮度大打折扣。因為故事情節雖可以“編”出來，甚至可以“編”出精彩來，但是編多了總難免雷同或重複。比如寫愛情故事就有各種模式，什麼青梅竹馬式、一見鍾情式、英雄救美式、患難與共式、忠貞不渝式、喜新厭舊式等等，你選擇任何一種模式去編排鋪陳，都很難做到同框出新，因為早就讓前人寫盡、寫濫了。因此，

當我們構思作品時，一定要提筆思“人”，好好想一想筆下的故事將怎樣呈現人物性格，或者說這個人物將以怎樣的個性進入故事，並推動故事的發展。

當然，以上談的只是傳統小說，現代小說弱化或淡化故事情節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也十分值得重視。較諸傳統小說，現代小說並不以事寫人、寫性格，而是以人本身的狀態寫人的生活。比如美國著名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當我們在談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寫一群人圍坐一起喝酒，聊着各自對愛情的理解和看法，其間充斥着關於“愛”的東拉西扯和胡言亂語。沒有什麼故事情節，也沒有典型人物，但寫的還是人，是現代感情生活中的大多數人，他們對“愛情是什麼”永遠說不清道不明。同樣是寫人，現代小說更着力於人的存在方式、內心世界及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現代小說以其豐富的內容、創新的形式和技巧，與傳統小說形成了緊密的互補關係，它們共同推動着作為“人學”的文學之發展，並為這種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這是特



別值得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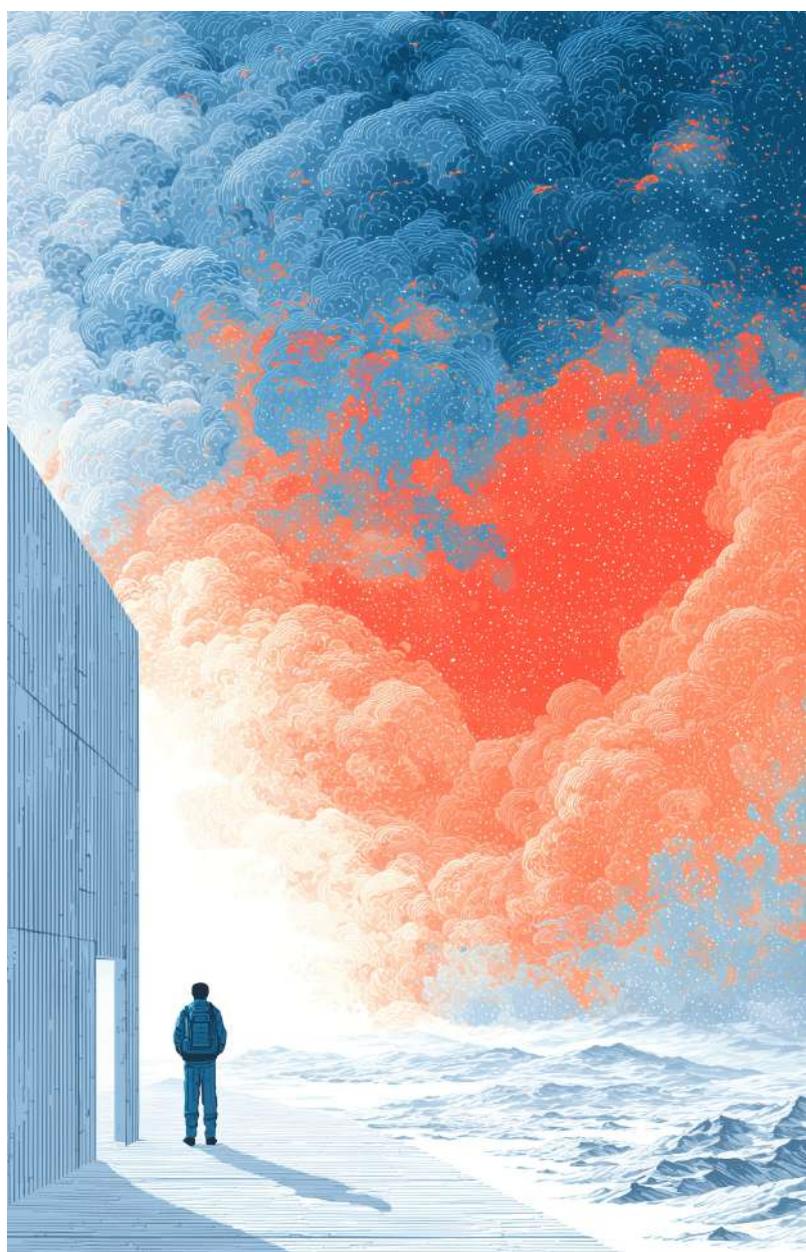
說到寫景狀物，從心理學角度看，其實就是從物象到表象再到意象的運動過程。所謂“物象”即自然景物；“表象”即以往保留在記憶中的客觀事物的映象；意象即藝術形象，如康德所說，“是一種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顯現”。在此過程中，創作者對客觀物象的感知和感動，喚起記憶中積累的表象，促其進入現場的感知範圍，並在藝術構思中進行加工改造，通過“有意想象”使之成為意象。其間，每一步都離不開“人”。究其本質，就是“客觀物象”在人的感知、記憶、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動推動下，被不斷地“主觀化”即“人化”。

了解了意象生成的過程，再來看寫景狀物作品，便不至於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了。比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杜甫《絕句》）——描寫的只是清新明麗的春日景色嗎？裡面還暗含着詩人經安史之亂，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暫時擺脫戰亂顛沛流離之苦的心境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蘇軾《題西林壁》）——亦非

廬山“面目”的簡單描摹，那橫、側、遠、近、高、低的多角度透視，正是詩人經歷了“烏台詩案”和黃州流放的苦難，對起伏多變的人生的情感聚焦啊。“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早發白帝城》）——要知道長江三峽水流湍急，水下礁石散佈，詩人的江峽舟行充滿艱難險阻，然而其筆下的“景象”竟如此這般的輕快、暢順，以至於傳統語境中觸發悲涼、哀傷的“猿聲”，都成為一種歡快感動的樂音了。何耶？無他，這兩句詩寫的是詩人的“心境”，那是一種因罪流放夜郎而途中遇赦的大喜過望，一種歷經拘控、屈辱、折磨終於重獲自由的開豁釋懷。“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律詩首、領、頸、尾四聯，講求起、承、轉、合關係，白詩這兩句頸聯，恰在全詩境界經營和情感傳達的轉捩點上。詩中侵染古道、漫延荒城的“晴翠”承上啟下，一方面將“燒不盡”、“吹又生”的原上草的無限生命力加以生動的具象化展現，一方面又為“送別”營造出蒼茫遼遠的氛圍，讓“萋萋別情”溢滿字裡行間。草的蓬勃生機與人

的情感指向交融互見，自然風景便有了精神，而詩中的哲學意味也有了依托。文學作品所寫的景與物，乃是作者眼中、心中之“景”與“物”，必然浸染着人的情感和靈性；而情感的傳達，又不是空泛的言說，須常常附設於鮮活景物的畫面上。惟其如此，王國維做出這樣的歸結：“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再說說科幻作品，其本質仍然是寫“人”。這類作品雖然以科學元素為基礎，並借此對故事核心進行設定，但這種“設定”即便在無邊的宇宙或遙遠的未來，其虛構的異星時空場景，也與“人”的情感、困境、選擇和追求息息相關，探討的常常是倫理、文明、人性等社會生活的深層問題。例如劉慈欣的《三體》，其核心設計是“三體文明入侵”、“黑森林法則”、“降維打擊”等，表面上是再現一場宇宙級的科技對抗，而實際上是對處於極度壓力下的人類群體“人性”的拆解。又如安德魯·斯坦頓的《機器人總動員》，故事設定為“人類因環境污染而逃離地球，依靠



AI維持生存的未來，其核心衝突看似“機器人互力拯救地球”，而實質卻是人類情感被科技“異化”之後如何“回歸”的敘事。這是通過“科技問題”，對“人”在現代社會喪失人的“本質”的可能之預警。

大量優秀作品表明，科幻小說作為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結構“骨架”都是“以人為魂”的，即便故事核心是科幻設定，箇中“人的情感和需求”，也須通過人物一次次“選擇”、一個個“細節”呈現出來。否則，主題被科技遮蔽，人物陷入“扁平化”，科幻寫作勢必偏離“人學”的中心。當然，“文學是人學”的要旨並不是一定要塑造“典型人物”或刻畫“複雜人物”，而是要探討人的“存在”意義。科幻作品也可以描寫“扁平人物”，但並非僅僅作為串連或推動故事情節的“工具”，只為完成“任務”而設，性格、心理始終處於“無變化”狀態，這樣寫來就不是“文學”，而成為單純的“科技+幻想”了。習作者一定要了解，科幻只是“殼”，人物才是“魂”，故事不能只講科技不講人，哪怕是“扁平人物”，最終也要回到“人性”，回到“人的情感、困境、

選擇和追求。”

其二，文學的要義在於表現人性。所謂人性，是人類有生俱來的、共有的普遍本性特質，它貫穿並決定着人的行為方式、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具有“自利”與“利他”的複雜的矛盾性。文學以“人”為核心展開的敘事與抒情，其實就是一種反映人性的“鏡像”創造。從古希臘悲劇對命運與人性衝突的叩問，到現代小說對個體精神困境的剖析，無論題材、風格如何演變，對人性的描寫與表現始終是文學無法剝離的本質——它既是文學打動讀者的情感紐帶，也是文學承載社會思考、實現精神傳承的核心載體。

文學的魅力，本質上是“人的魅力”。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納與共情，往往始於對作品中人物人性的感知。當《紅樓夢》中林黛玉在落花時節葬花，其敏感、孤傲與對生命脆弱的共情，正是人性中“對美好事物的珍視”與“對自身命運的悲憫”的具像化；當《活着》中的福貴歷經親人離世、時代動盪卻仍選擇堅韌活着，其背後是人性中“求生本能”與“生命韌性”的真實寫照。這些描寫沒有停

留在人物的身份、時代標籤上，而是深入到人類共通的情感與精神層面——無論是喜悅、痛苦、渴望還是掙扎，都能讓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讀者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從而產生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這種共鳴，正是文學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能夠長久觸動人心的關鍵所在。

文學從不只是“講故事的藝術”，更是“反思人的藝術”。通過對人性的深度挖掘，文學能夠將個體命運與社會現實、時代精神相連，進而傳遞對世界的思考。魯迅筆下的阿Q，其“精神勝利法”不僅是個體的性格缺陷，更是對舊中國民眾麻木、愚昧人性的深刻批判，背後承載的是對民族精神覺醒的呼喚；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過安娜對愛情自由的追求與社會禮教的衝突，展現了人性中“欲望與道德”的博弈，折射出19世紀俄國社會的階級矛盾與思想變革。可以說，文學對社會的反思，往往不是通過直白的議論，而是通過對人性的細膩描寫——讓讀者在理解人物選擇的同時，自



然而地思考人性與社會、時代的關係，這種思考的深度與廣度，正是文學社會價值的核心理念。

人類文明的傳承，不僅是知識與技術的傳遞，更是精神與人性的延續。文學作為記錄人性的“精神檔案”，通過對不同時代人性的描寫，將人類共通的精神品質——如善良、勇敢、正義，以及對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傳。從《詩經》中“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所展現的人性溫情，到《百年孤獨》中布恩迪亞家族對“孤獨”與“救贖”的永恆探索；從《西遊記》中孫悟空“從叛逆到皈依”的人性成長，到《哈利·波特》中“愛能戰勝邪惡”的人性信念，這些作品所描寫的人性本質，早已超越了具體的時代與地域，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當後世讀者在這些作品中感受到人性的力量時，實際上是承接前人的精神遺產，而文學正是通過這種對人性的持續書寫，完成了人類精神的傳承與延續。

綜上，無論是構建情感共鳴、承載社

會思考，還是實現精神傳承，文學的所有價值都離不開對人性的描寫與表現。人性不僅是文學的核心內容，更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所在——失去了對人性的關注，文學便失去了靈魂，也失去了打動人心、影響社會、傳承文明的根本力量。

校園裡的春天

◎王福平

澳門的春天，在立春的一場細雨後醒來。吹散了惻惻寒冬的陰霾，被恩賜過的大地上，總有一種蟄伏的力量正頂開凍土。

正值二月，鶯鶯長廊蜿蜒處，三角梅早已攀滿赭紅色的柵欄。苞片與葉片縱橫交錯，綠是內斂的翡翠，託着紅綃般的苞片——那紅不似烈焰灼人，倒像朝霞在晨露裏浸過，明麗卻溫厚。葉片與苞片的褶皺間，藏着星星點點的露珠，宛如碎鑽綴滿錦緞。這抹春色不僅是視覺盛宴，更承載着深刻寓意。三角梅頑強生長的特性——無論是石壁縫隙還是喧囂飛瀑旁都能綻放，恰似學子們堅韌奮進的精神寫照，而那晶瑩的露珠，恰似學子們揮灑的汗水，折射着青春的光芒，共同譜寫着校園裡生機勃勃的樂章。

然而，當我們沉醉於校園中三角梅帶來的盎然春意時，思緒卻不禁被拉回到喧囂紛擾的日常。

是什麼讓我錯過春天的詩意

是沉悶的鬧鐘無數次威脅着夢鄉，是還未清醒就得在腦海中梳理散亂的日程表，是寫不出字的原子筆在草稿紙上留下的蒼白劃痕——當麻木感即將漫過神經末梢，當日復一日的匆忙讓我們在點擊與滑動中



失焦，才驚覺“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早已不是枝頭的姍紫，而是屏幕裏永不凋零的“虛擬春天”。

在追求“短平快”的流量時代，我們自願丟失了一種感官功能，那便是對於生活本身的知覺。我的高中生活出門時間會精確到分秒，時間因意義與快感的缺失而不斷被壓縮，只是短暫駐足停留一下都覺得焦慮，連呼吸都帶着APP的推送聲——把一分一秒浪費在所謂“雅事”上，是絕不姑息的。生活似乎無法對我做到寬容，嚴重到周圍的四季都沒有了更替。

是什麼讓我激起春天的溫柔

是那被春風裁碎的柳絮，是那被春雨浸潤的草地，是那溪邊搖曳的野花。只有春色，唯有動人的姍紫嫣紅、柳絮紛飛，才能夠在人們眼中生長出對季節的感知。

我在城市森林中尋找春天的蹤跡。直到美術課上，杜老師抱來一束緋色的梅枝。斜倚在白瓷瓶裏，主枝挺秀如書法中的豎畫。就像盆栽造景需要人為恰到好處的修剪，老師取的這一枝也有所取捨，三朵小花，前後正側分明，用中國畫的說法，這叫位次疏密，主賓照應，這都是有講究的。嚴格地來

說，我們所見三角梅的“花”不是花瓣，而是紅葉，紅色的苞片常常會被誤認為是花朵本身，所以三角梅也叫葉子花；而真正的花朵被紅色苞片環抱，細長的花梗支起潔白朵朵，更像是花蕊。賞花本就是慢的修行，若不把心放進花瓣的紋路里，又怎能讀懂春天的密語？

是什麼讓我讀懂春天的饋贈

我開始理解陶淵明在田園牧歌中“悠然見南山”的難能可貴，嚮往梭羅在瓦爾登湖畔建起那一座小木屋——他們都在告訴我們：生活的意義，從不在盲目的追趕。或許該像三角梅那樣，把根鬚扎進眼前的土地——願意俯下身來，看歲月如何奔馳，捱過了冬季，便迎來了春天。

此刻，我將單詞書輕輕折成花苞的形狀，埋進操場的泥土。或許在某個早讀後的課間，當陽光漫過課表的邊緣，那些沉睡的動名詞會掙脫紙頁，在磚縫裡長出倔強的枝幹。而我們，終將在三角梅的每一次綻放裏，讀懂青春最本真的模樣。

途經一間油條店

◎姚婉琳

窗外鳥鳴響起，溫暖的陽光透過玻璃切入視線，眼前漫開一片蜂蜜色的黃，是艷陽天。放學的鐘聲剛響起尾音，我背起書包走向回家的必經之路。

正無聊地踢著石子時，忽然有油香劈面撞來，那香氣是活的，像條金燦燦的綢帶，一頭拴著油鍋，一頭纏住我的鼻尖。循著味道望去，一根根金黃色的油條躺在油鍋裏，等待著人們來將它們買走。店主阿姨抄著長筷子輕點油條表面，“嗞——”地一聲，表皮立刻綻開裂紋，露出裡頭雪白的絮狀肌理。這場景太熟悉了。我鬼使神差摸出硬幣，金屬被手心捂得發燙，準備將這個闖進我生活的“不速之客”買走。不知是否因有陽光的濾鏡，平時不起眼的一家小油條店，今天炸出來的油條卻格外金黃，讓人忍不住嘗上一口。

油條是我小時候最愛的“零食”，親切的店長阿姨看我流口水的樣子，二話不說便端來一碟油條。咬下去的瞬間，酥脆的咔嚓聲在齒間炸開，油香混著碱水味湧上顎間。好吃，但總覺得少了什麼，像一首忘了最後



一句的童謠。

記憶突然倒帶。七歲那年回福建老家，老屋的磚牆被曬出鹽霜。唯一一次回鄉，卻讓我深深地記住了這個地方，是一個有爺爺的味道的地方。福建的景色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烈日，和爺爺做的油條。

那也是一個艷陽天，在外面玩了一整天的我筋疲力盡地回到家，摔傷了膝蓋卻硬撐著不哭。是爺爺第一個發現我褲管上洩開的血漬，就像朵鏽紅色小花。他蹲下時，後頸曬脫的皮翹起透明三角，掌心粗糲得像砂紙，擦藥時卻輕得像羽毛。“給你炸根油條？”爺爺的聲音還是這樣溫柔，不等回答就起身往灶台走，舊拖鞋啪嗒啪嗒拍打著夯土地面。

爺爺的油條在鎮上出名。麵團在他手里三抻兩轉就變成長條，入油時“唰”地激起油浪。我趴在灶台邊數油泡，看它們從芝麻大長到黃豆大，最後“啵”地破滅在油面。剛出鍋的油條燙得拿不住，爺爺便撕成小段吹氣：“慢點吃，燙破天堂要喝三天粥咧！”他總把“上顎”說成“天堂”。那天的油條格外

香。脆皮下藏著綿軟的內里，鹹裡透著一絲甜，像陽光曬透麥穗的味道。後來才明白，特殊的不是手藝，是他撕油條時總把最蓬鬆的芯留給我，是他佝僂著背往灶膛添柴火，火光把白髮染成暖橘色。

那獨特的味道我沒再感受過第二遍，許是那次的油條有爺爺的陪伴，許是有爺爺的愛，我也拿不準，但我清晰地知道，那是我和爺爺之間的味道。只可惜爺爺現在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想要再次吃到那個味道，恐怕很難。

回過神來，鳥兒還在不停叫喚，阿姨的油條店也人多了起來。不是很大的店面，卻裝了很多客人，卻裝不下我龐雜的回憶。霓虹的招牌還在閃著，天色漸漸暗下來，阿姨正把最後一根油條裝袋，油紙滲出圓圓的油漬，遞給門口穿草莓裙的小女孩。女孩踮腳去夠，髮繩上的塑料珠子晃啊晃。

我忽然不遺憾了。有些味道本就不能被複製，就像爺爺炸油條時灶膛裡噼啪作響的火星，永遠亮在我記憶的暗處。回家的路上，暮色把電線桿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像一根放涼的油條。

畢業花

◎施佳宜

花。我從初一開始就將它一直
一直放在台面，就像那顆在學校裡
逢六月盛開的鳳凰花一樣
紅的，紅得就像
每天早上都會光顧的早餐店招牌
一直從紅色換到白色的蛋糕店
再到黑色的奶茶店

但是花，依舊會繼續盛開
當在樹下看著花慢慢
被剝落，慢慢在我眼中
幻化成就像一個個閃爍著
的四邊形，而落在地上
一閃一閃的無數朵和我
桌面上那一朵一樣

然而那一刻當我看著
地上縱橫交錯——
躺滿了花的屍體
凋謝

我們把花拋向空中——
對抗時間



懸着

◎江若程

房檐上的蛛網粘住半片枯葉
正把身上的風塵慢慢抖落
影子也被碾進了牆縫
如今不得不 懸在此處搖擺

我蹲下來
看塵埃在光柱裡奔跑
撞向牆壁 又跌回原地
一次又一次
重複著微小的掙扎
某在個瞬間 也被陽光鍍上金邊

那些沒能抵達的遠方
和半途走過的道路
是否只是徒勞

這粒塵埃 這枚蛛網
在無人問津的角落
把自己活成了宇宙的縮影



觀星記

◎陳自恆

凌晨的月光是一葉潛行的輕舟，
緩緩地駛入城市的綠洲。
池魚擺弄著尾，貓頭鷹藏匿著低鳴——
空寂，安寧，浪漫

而我
小小的我
步入這，神聖殿堂
與你偷偷歌頌崇高的經文
那陣聲波傳向穹頂
卻久久沒有得到一些回應
此刻，我抬頭仰望……
光在流動。

我看過無數個夜空
唯獨你
能稱為星空——
漆黑，閃爍，靜默
誰眼中的星光，誰眼中的目光
交織成篝火，點燃整個夜晚。

當山中再次蕩開迴響
當水中再次泛起漣漪；
我與你放聲
靜謐的剪影才被喚醒
四隻哈士奇靜臥在旁像討好，
一絲冷風從我的耳畔掠過像擁抱，
一盞蠟燭溫柔地被吹滅像祝禱——

美好，恬靜，溫暖

我與你
在會面的此刻
永恆地停留。



真實美

◎詹蕾

無聊時觀樹，亦覺樹無聊；低眉時觀花，花亦會生悲。

學校裡B座直對的那棵常青樹，歷經風雨飄搖後，仍矗立於校園一角。她堅如磐石，粗壯的樹幹支撐著樹冠往高處生長。隨著年級和課室的變化，角度也變化。但無論怎看，樹都無變化。我以為樹已步入暮年，直到初三，她竟萌生了新葉。本來死板的一片綠色在邊緣上新抹了一圈淡綠，綠得生機勃勃，與原有的綠鋪排得既奇異又融洽。那是個寒氣入骨的春天，可新葉不理會低溫的警語肆意生長。我第一次覺得眼前的一切如油畫般奢美。

這新意已經夠可愛，可似乎未能得到青睞。另一處的花呢？

D座教學樓前的魚池假山一景一直備受喜愛。幾乎每個人經過，都會盛讚它的清麗。明媚的朝陽下能看到魚池波光粼粼的水面，光柔美得像給前景套上了一層童話般的濾鏡，似要帶人蕩入仙境。人們卻指責後面的花，搶眼且豔俗。藤蔓攜花一直繞著教學樓向上攀爬，叫人難以忽視她的存在感。

在樓梯轉角處抬頭，能望見斜垂的花簾；在二樓走廊處眺望，能望見花制的瀑布。原是最浪漫的畫面，可這顏色偏偏是品紅。花也許聽過很多銳評，但她不作聲，只在尋常的春季裡演上一場易容術。也許她無意在他人的紙上留下一抹芳香，但也不礙總有人想將此製成當季限定的紀念郵票。我把花的新貌看作春的饋贈，打算為她留下幾行散詩作為回禮。然而她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新顏，在無聲中凋零。而今年初春不太冷，好像無人留意到這幕的淒美。

此時我又想起了那晚在澳門塔旁回家的路上，遍地都是木棉花的屍體，“屍臭”湧入鼻中。被木棉花砸中的剎那，我才發現它是有重量的。現實感帶來的衝擊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了現實。原來我早已忘卻我是這樣活在現實中的一個切切實實存在的人。於是我開始期待花落。天生對環境感知過於笨拙導致我經常被落葉、花瓣砸中。一般人被不知何物砸中，都是懊惱地歎氣，可我見到砸中我的是已經衰敗但亦曾綻放過的生命時，心情便一下子爽朗了起來。如果你能想像這

樣一個畫面，你定能體會到我的快樂。然而這只是我荒唐、迷離的精神世界中的一角。

樹為何再生新葉，花為何重塑容顏，我們無從得知。事實上，我們也不該深究。我們習慣了抱著融情於景、寄情於物的心理看待植物，把不屬於它們的情感強加在它們身上，可曾想過這種中國文學常見的移情手法太失禮？植物與我們完全不一致，或許它們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由這種把主觀思想包裹著客觀事物，再加以想像和情感，這種思維方式真的能爆發般創造出古詩詞裡綺麗華美的意象嗎？

可誰能直視到意象本身呢？在把季節和景象帶來的思緒存放在植物身上的那刻，我又把自己抽離了出來。我想試著不帶我的主觀情感去解讀它們，看清我們身處的世界。植物朝顏夕改，只是氣候無常罷了。也許比起各種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更應看到它們本真的美。

學校的景，其實不足一兩處精彩。在走廊往下探出頭的藤蔓，枝蔓與建築光影的交織，莫名在空中盤旋的羽毛和永生的羽毛球



花，各有各的魅力。就連排球場旁那棵最大的樹，也有它的美妙。搖搖欲墜的絮條和枝上聚居的麻雀有著不錯的意境。尤其是雨後，若能透過地上的積水看到它的倒影，那定是一幅絕畫。說到樹，其實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校外每棵樹有著不同的顏色，不同的枯黃、鮮綠、淺青，交織在一起，定是春的手筆吧！否則夏和秋冬能有如此多顏色？那麼我要期待每一個季節了。想到這裡，我竟然會開始期待生活了。再細看，對面停車場層的花和葉每一叢都是不同的顏色。風在托起它們的舞姿時，有發現每一處都風采各異嗎？

不論如何，花瓣徐徐飄落的季節已然降臨，耳邊的歌正在迴旋。在不可逆的季節流轉中，願你我能看見真實的美好，沐浴在清涼的日光中。

蠔鏡映潮，澳門疊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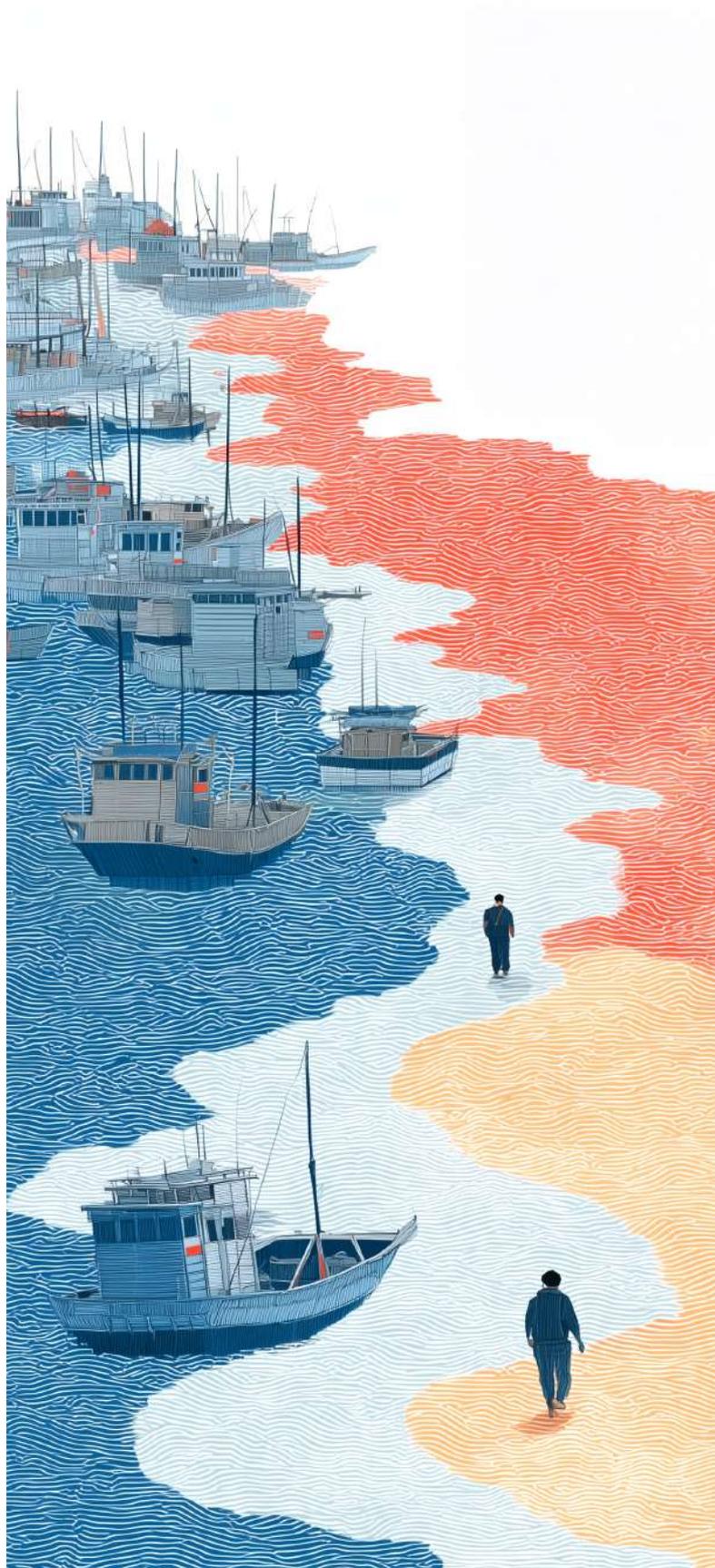
◎嚴佳琦

我立於珠江岸上，陣陣風聲從東南吹來，似在吟唱遙遠而神秘的歌曲。那迎面吹來的清新海風夾雜著濕潤微甜的水珠熏得人醉，我任憑那風將我拉入我腳下土地的前世今生。

我拾起腳下的貝殼，想起澳門這名字的由來。數千年前，這片土地的先民們在此捕魚為生，生生不息、歷代傳承，這時她喚作“蠔鏡”，大抵是因為這裏盛產蠔，蠔的內殼明亮如鏡。而隨著時代變遷，南北有兩山對峙，就好像港口“澳”之門，“蠔鏡”逐漸變成了“澳門”。在小小的漁村中，人們安居樂業，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風起息，潮漲退，千年如一。可十六世紀的一陣東南風吹過，第一批葡萄牙人越洋而來，繁忙的海上貿易與人員往來改變了這條小漁村的命運。澳門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為東西文化碰撞交融提供了土壤，文化交融也在此盛放出一朵朵絢爛的文明之花。

漫步於澳門的街頭巷尾時，中西式的建築林立。這些建築既有西方的精緻與華麗，又有東方的深邃與厚重，它們像是中西文化的橋梁，連接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展示著它們



在澳門這片土地上的和諧共生。用手觸摸著富有韻味的古老建築。葡萄牙人在澳門帶來了宗教，他們廣修教堂，“花王堂”、“風順堂”……我順著路一步一步走，驀然看見，西方傳道士與澳門本土人在這裏建起的種種建築，這兒有著歷史書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西式炮臺，還有中國最古老的燈塔和中式廟宇。浪漫優雅，顏色絢麗，屋身華美的老古董讓我不禁想像在多年前，外國來的商船在這裏停靠，和古樸典雅的華夏文化結合在一起，平底起高樓。媽祖廟屹立著，在百年香火的供養中，是否也在保護著此區的航海平安呢？

那海風悄悄的從我的袖管口鑽進去，把我拉回了現在。在節日的歡樂慶祝中，中國傳統的土地誕、娘媽誕、浴佛節本就誕生於此，西方的復活節、耶穌聖像巡遊……也深深紮根。探訪著街邊的精品小店，漫步於巴黎人花園。美食也讓人垂涎欲滴，我最喜歡的葡國雞便是來自亞洲、非洲的香料，歐洲和中國的食材產生奇妙反應而成，澳門的特色葡式蛋撻、豬扒包等美食，它們既有西方的精緻與美味，又有東方的獨特與創意。這些美食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味蕾，更讓人們感受到了中西文化在澳門這片土地上的交融與共生。從前老澳門的街頭就已經贏來本地人的青睞，如今那澳門味道已經是很多人心中難以忘卻的鄉愁。

那海風離開了我的懷抱，一往無前奔向彼方廣闊的海洋。它和別的洋流交融在

一起，將我們的祝願帶向遠方。“你可知 Macau，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這首家喻戶曉的歌已經伴隨我成長多年。這首歌曲在1999年響徹澳門的上空，澳門歷經了百年變遷，終於回歸祖國的懷抱。生長於此的我們見證了一國兩制的開展，澳門以前所未有的生機和蓬勃在時代中譜寫著新的故事，回歸之後澳門的經濟也取得了極大的發展，隨著我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我們對家鄉和祖國的歸屬感，認同感空前高漲。奶奶總會對我感嘆道：“你們這代最幸福了，一定要在祖國的懷抱裏茁壯成長。”我驕傲於我的時代，能夠在祖國的堅實臂膀下沐浴這本土文化和異國風情的奇妙融合。

隨著時間長河奔湧向前，如今的澳門，靜靜屹立在祖國的南海岸，富饒而繁華。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萬千旅人都會被它的魅力所吸引，在這裏領略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奇妙景觀，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奇妙旅行，這些形形色色的旅客與勤勞善良的澳門人民一起，寫下新時代中一頁又一頁精妙絕倫的澳門故事。

澳門的文化綿延，熠熠生輝。當海風再次吹過這美麗的小漁村，我不禁感嘆，我生於這片土地，深深愛著如今盛世之下繁華的家鄉，感到無與倫比的自豪。而這獨屬澳門人的獨特鄉情也將承古拓今，生生不息。屬於澳門的故事還在繼續。





澳門
文學動態

重現中華民族烽火歲月 抗戰影像文學展市署畫廊舉行



▲ 主禮嘉賓為抗戰影像文學特展剪綵

澳門筆會、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澳門各界青年組織活動籌備委員會舉辦的“團結救國·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於九月六日揭幕。特展以影像為橋樑，以文學為載體，凝聚集體記憶，重現中華民族的烽火歲月，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譜寫愛國主義的新篇章。

市政署畫廊舉行

開幕式下午五時在市政署畫廊舉行，社會文化司司長代表、文化局長梁惠敏，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長萬速成，文化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委員許鑫源，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委員譚惠芳，澳門日報總編輯崔志濤，澳門各界青年組織活動籌備委員會代表兼全國青聯常務委員

黃才試，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會長梁倩文，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會主任穆欣欣，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抗戰影像史學家楊克林，以及著名戰地攝影師沙飛的女兒王少軍主禮。



▲ 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引領嘉賓參觀展覽

銘記歷史汲取力量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致詞表示，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展現出中華民族愛國團結、自強不息的精神，樹起一座偉大的精神豐碑。重溫這些影像，是為銘記歷史，在銘記中汲取力量。從抗戰中取得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歷史記憶、文藝作品的傳承，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讓民族復興更具底蘊和生命力。

陳浩星指出，團結、救國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個體現，中國人即使身處和平年代，仍然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就是激勵同胞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說明團結救國精神永遠是時代的強音。是次特展以此為中心，透過澳門作家對偉大抗戰精神的文學書寫，在當代社會轉化為團結的動力，厚植愛國情懷，加強澳門同胞的民族認同感與凝聚力。

朝十晚七至十月初

開幕式上亦進行文學演讀，由澳門作家黃文輝朗讀著名詩人穆旦於一九四一年創作的詩歌《讚美》，詩作讚美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頑強精神、讚美人民的力量。及後由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引領嘉賓參觀展覽。

系列活動由澳門文化發展基金資助，市政署提供展覽場地。展期至十月四日，開放時間上午十時至晚上七時。



▲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致詞



▲ 澳門作家黃文輝朗讀穆旦詩歌《讚美》



▲ 特展吸引公眾參觀

回顧歷史珍惜和平

“團結救國·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共展出八十張珍貴圖片，以“團結”“救國”為核心，以及澳門作家對抗戰歷史的抒發，有對歷史的追憶、對抗戰英雄的表彰、對侵略者的鞭撻、對經驗教訓的繼承。

和平生活來之不易

是次展覽影像多數由蜚聲國際的抗戰影像史學家楊克林提供。楊克林早年從軍旅攝影記者起步，輾轉滬港兩地媒體深耕數十年，以鏡頭與筆鋒記錄時代，其學術生涯專注抗日戰爭與西藏歷史研究逾四十載，著作等身，編纂《中國抗日戰爭圖志》《同盟國的勝利：抗日戰爭圖志》等影像巨著聞名。展覽現場更播放由楊克林編導的《血肉長城》抗戰紀錄片。

楊克林稱，今次展品特色是從多視角呈現抗戰，重點聚焦普通老百姓，不僅包含抗戰時期軍人照片，還收錄居民生活狀態的影像，體現出抗戰是全民族參與的歷史。正值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冀藉此讓更多人全面了解抗戰全過程，明白如今和平生活來之不易，引導回顧歷史、珍惜當下的和平日子，也助力澳門同胞進一步認識歷史、凝聚民族情感。

影像助力救亡圖存

特展另一亮點，是著名戰地攝影師沙飛拍攝的作品。沙飛女兒王少軍表示，“七七事變”爆發，父親沙飛在《攝影與救亡》一文明確提出“攝影武器論”思想，隨後立即奔赴華北前線，他拍攝的戰地影像成為鼓舞士氣、支持全民抗戰的利器，用影像助力救亡圖存。

其不僅個人拍攝，還培養攝影人才，創辦有建制、有組織的畫報社，並最終培養出一支“國家隊”級別的攝影隊伍，帶着幾萬張抗戰底片進入新中國。沙飛個人及團隊的攝影作品，已成中國黨史、軍史、建國史的珍貴資料，在重大專題節目中廣泛使用，始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



▲開幕現場 YouTube 版



▲開幕現場 bilibili 版

特展講座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 出席嘉賓合照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由澳門筆會、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及澳門各界青年組織活動籌備委員會共同主辦的“團結救國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系列活動，七月五日下午三時在澳門筆會會址啟動。

首場影像史學家專題講座隨即舉行，由影像史學者楊克林介紹今年特展有關的史料和照片，講述作為隨軍攝影記者及抗戰研究者的見聞。活動期間播出澳門筆會創會會長李成俊生前親述抗戰時期澳門時局及其參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經歷的短片，讓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澳門參與抗戰的壯烈事跡有所認識。活動反應熱烈，近百人報名參與，全場滿座。

啟動儀式由文化發展基金委員許鑫源，市政署文康及公民教育廳代廳長龐筱韻，中聯辦宣文部副處長徐東傑，澳門各界青年組織活動籌備委員會執行主席、澳門青年聯合會理事長黃家倫，楊克林，主持人陳銳軍，澳門筆會榮譽



▲ 活動期間播出澳門筆會創會會長李成俊生前親述抗戰時期澳門時局及其參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經歷的短片，讓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澳門參與抗戰的壯烈事跡有所認識。



▲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女士發言

會長陳浩星、會長湯梅笑以及理事長兼筆會青協會長廖子馨主持。

廖子馨作為“團結救國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策展人表示，特展將於今年九月五日至十月五日在市政署畫廊舉行，除了展出楊克林提供的抗戰攝影作品和研究，澳門作家亦正參與創作展出內容，並將有導賞和朗讀活動，筆會亦將推出紀念抗戰勝利的文學專輯。

陳浩星強調，活動為讓社會大眾銘記歷史和先烈的艱苦奮鬥，期望中華兒女始終團結一致、自強不息，一起為中華民族永續的和平發展貢獻力量。湯梅笑認為澳門社會各界對抗戰主題活動有着一致的重視同支持，代表筆會感謝到場的澳門社團和各界代表。

香港東江縱隊研究會會長吳軍捷表示，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對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非常重視，無論在今天還是過去，澳門一直發揮着獨特的角色。在抗戰期間作為唯一未受侵略的城市，同樣承載着不少抗日救亡的工作，例如作為珠江縱隊的後勤補給站等。呼籲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可以積極合作，繼續強化抗戰歷史和精神的傳播和教育。澳門石排灣坊會會長林家全表示，從楊克林的

抗戰研究中感到，銘記抗戰歷史、弘揚抗戰精神，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有着深遠意義。

澳門家國情懷歷史學會副會長胡高宏表示，活動內容非常有意義，使觀眾有機會重溫 and 吸取經驗。記取抗戰歷史，有助避免戰爭重演與苦難重現。澳門婦聯青年協會副理事長鄧兆欣表示，從講座中了解到記錄、書寫、發掘和傳承歷史的意義。毋忘抗戰歷史，是每一代青年都該有的使命。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副理事長郭明喆作為協辦單位代表出席活動。歷史學者邢榮發、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澳門文化藝術界聯合總會副秘書長周江明、澳門青年傳媒協會會長張燕青、復旦大學澳門校友會理事長梁雅瑩及一眾澳門作家出席。

活動由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副理事長兼青協理事長陸奧雷，筆會副理事長兼青協副會長關曉泉、設計總監鄭凱山及公關秘書馮君蕎籌劃組織。



▲ 楊克林講述隨軍攝影及抗戰研究見聞

筆會加入文化界及青年界活動籌委會



▲ 出席嘉賓合照

由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及澳門醫務界聯合總會籌組成立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系列活動文化界活動籌備委員會、醫療界活動籌備委員會”於七月三十日下午四時半在澳門文化中心會議室舉行成立和啟動禮。澳門筆會作為文化界社團由理事長廖子馨代表出席，並將參與及支持文化界組織的各項活動。

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長萬速成、文化局長梁惠敏、衛生局長羅奕龍、文化界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李自松、醫療界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陳亦立、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理事長蔣瀟玲、澳門日報副總編輯鄭國偉，以及文化界、醫療界近百位嘉賓共同見證籌委會成立啟動。

文化界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李自松致辭表示，文化界活動籌備委員會的成立，是以文化之名表達對先烈的緬懷、對和平的堅守。澳門文化界要以紀念抗戰主題系列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契機，以“小城大歷史”的敘事

視角，將抗戰精神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可傳播的文化實踐。將紅色題材文藝作品的創作作為“愛國愛澳”核心價值傳承的精神養分。讓紅色基因真正融入澳門的城市血脈與青年成長，增強澳門各界的家國情懷，更好地融入國家大局。

另外，澳門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及澳門青年聯合會於六月二十八日亦已籌組成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系列活動教育界活動籌備委員會、青年界活動籌備委員會”，澳門筆會青年協會作為青年社團，亦參加了相關籌委會的成立及活動組織工作。啟動儀式由青協理事長陸奧雷代表出席。



▲ 筆會加入文化界及青年界活動籌委會

筆會承辦澳門文學館講座



八月三十日，由文化局主辦、澳門筆會承辦的“歲月流金：百年澳門文學期刊的趣味、追求與守望”講座在澳門文學館舉行，講座由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龍揚志主講，吸引眾多市民參與。

龍揚志在講座中介紹澳門文學期刊的發展和演變，講述從新歷史主義理論視角考察“雪社”傳統文人的現代轉型，抗戰時期多份期刊對民眾身份意識的喚醒，以及60年代《紅豆》作育文學新苗的理想主義實踐，闡釋澳門文學期刊對澳門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追蹤澳門文學界、文化界精英如何參與文化使命與社會關懷的實踐，守護澳門文化根脈，編寫澳門的文學記憶與歲月榮光。



龍揚志為現任僑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秘書長，從事中國現當代詩歌、台港澳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研究成果有《澳門文學期刊述要與目錄匯編》《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及相關學術論文十餘篇。

第六期青年文學沙龍交流創作心得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第六期澳門青年文學沙龍七月十二日晚七時在澳門日報放映室舉行。本期邀請金學良、小棗、苦極三名青年創作者分享散文作品，並由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評賞，吸引一眾文藝愛好者到場圍繞作品交流創作心得。

沙龍以“筆下的彩虹”為主題，由筆會青協理事李宜聰、李嘉瑤主持。澳門筆會兼青協榮譽會長陸波、筆會理事長兼青協會長廖子馨，筆會秘書長賀綾聲、筆會青協理事長陸奧雷等三十多名文學愛好者出席活動。

兩名主持作為澳日副刊編輯，向在場觀眾介紹三名作者的風格。其後湯梅笑在點評中指出，苦極的作品有着報章專欄隨筆短、平、快的特點；小棗則用生活經驗表達她的覺悟與哲理；金學良作品以回望人生舊址來展現心靈圖景，三者各有特色。認為寫作與人生閱歷密不可分，祝願青年作者在創作路上不斷儲備經驗和知識，多發現、多感受、多動筆，多出好作品。

苦極表示，創作要與自己的生活形態結合起來，用寫作記錄生活瑣事，讓身邊的人

事物豐富筆下文字，把走過的路提煉成生命的彩虹。小棗指出，創作皆源於生活經歷，只要多觀察、多感受世界的轉變，便可收穫藏在社會背後的靈光，以人物作為基礎展開故事，一切都可以鮮活起來。金學良表示，散文如國畫，適當的留白可以讓讀者思考、反推，從而得到獨屬自己的領悟，這才是作者藏於胸臆的深思。

澳門青年文學沙龍旨在搭建澳門文學交流平台，鼓勵澳門青年文學作者及推廣他們的作品，定期提供有品質的品讀空間。活動由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每年舉辦四期，關曉泉、甘遠來、李俊文、李嘉婷及鄭凱山等青協成員參與活動組織。相關共讀內容可見澳門筆會網。



筆會青年作家赴葡展演傳揚澳門文化



▲合照（從左至右）譚智泉、張健文、媽打沙律、司徒子榆、李懿、張穎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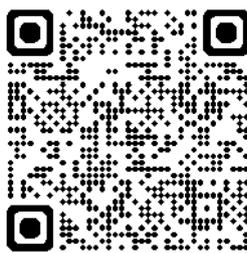
澳門筆會成員、青年作家李懿及司徒子榆受邀參與澳門小城實驗劇團主辦的bpM文學音樂企劃，六月十一日起於葡萄牙兩大城市里斯本與波爾圖，展開歷時十一日的跨界展演《去他者化的語言實驗》。

活動獲得當地藝術圈與文學界的高度關注，為澳門及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及交流，開啟了新通道。展演期間，來自中國澳門、葡萄牙、波蘭及委內瑞拉等地的詩人、作家、藝術家與音樂人共聚一堂，以語言為創作核心，透過現場聲音實驗、多語演出與跨媒介互動，在獨白、靜默、對話、異語四個主題章節內，李懿與司徒子榆領銜，呈現了一系列融合詩歌朗讀、音樂演奏與文本行為的現場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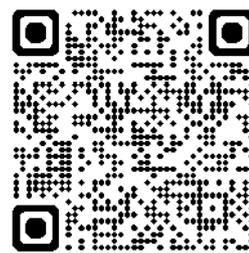
活動期間，里斯本與波爾圖兩地觀眾反應熱烈，現場吸引來自英國、波蘭、巴西等地的觀眾參與。澳門小城實驗劇團bpM文學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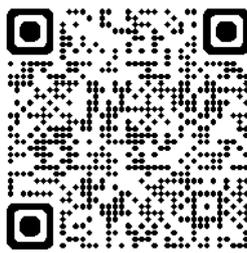
▲筆會加入文化界及青年界活動籌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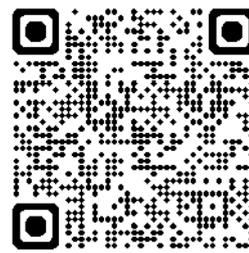
▲臍帶 (組詩) ©司徒子榆



▲我喜歡你的沉默與不合時宜
——給小城的冬季 ©司徒子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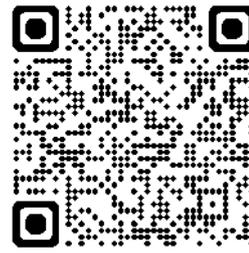
▲蘇丹妮 ©司徒子榆



▲扁平人 ©李懿



▲嘉年華之夜 ©李懿



▲無主的骨頭 ©李懿

樂企劃意指“bite, pulse, Music!”代表語言、聲音與身體於節奏中的碰撞與重組。

本次跨界展演以《去他者化的語言實驗》計劃由策展人譚智泉、張穎嵐與張健文共同構思與推動，特邀藝術家媽打沙律 (Marta Stanisława Sala)，以其刺繡作品《捲軸》，與李懿及司徒子榆攜手合作，展現當代創作者對身份、語言與文化邊界的深層探索，同時展示澳門藝術向國際舞台邁進的創作能量。

第21期童一枝筆故事會舉辦



由澳門筆會主辦，“未來故事程式”故事會於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在白馬行星光書店舉行，吸引卅餘個家庭參加。故事導師燕子老師、編輯瑋嵐與作者高玉婷、紫菱、李俊文、古月、壹壹、三十三、彭執中等引領孩子們探索未來的故事。

活動以“公園捉迷藏”遊戲揭幕，隨後演繹李俊文所寫的本期最佳作品〈杰杰與世界上最棒的公園〉。親子們參與“經典遊戲淘淘玩”，並在“共創心中樂園”環節發揮創意，最後完成作品的小讀者獲贈限量實體刊物。

主編瑋嵐希望孩子們通過童一枝筆的平台自由表達，讓每個故事都獨一無二。星光書店負責人指出，“未來故事程式”讓孩子們在創作中發現自我，希望書店能結合高科技元素的故事活動，讓孩子感受閱讀與創作的美好。在尾聲頒獎環節中，小讀者高舉

親繪的未來藍圖合影，展現童心如何為科技時代增添溫暖。

《童一枝筆》第21期電子刊已於澳門筆會網及“童一枝筆”微信公眾號提供免費下載。



筆會青協定期舉辦經典電影欣賞會



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於六月廿八日下午二時，第三度到訪澳門日報放映室參與經典電影欣賞會。澳門筆會榮譽會長、澳門日報社長陸波帶領會員及影友，欣賞文學改編的經典電影《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並介紹往日電影放映與現在的不同之處。

《齊瓦哥醫生》由大衛·連執導，於一九六五年上映。電影改編自俄國作家巴斯特納克的同名小說。陸波指出，電影雖是愛情故事，但對人物和時代刻劃非常深刻，不管看多少次，都可找到新的收穫，這也是經典值得反覆欣賞的原因。

筆會青協理事長陸奧雷表示，欣賞會除可重溫經典，最重要的是有前輩解疑答難，讓青年觀眾從舊事中獲得新知。計劃把欣賞會作為會內定期活動，更好聚集會員及影友交流和學習，亦感謝報社對青年作家予以支持。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會主任穆欣欣、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會長梁倩文、大三巴哪咤廟值理會青年部理事長郭柏好及筆會青協領導層成員賀綾聲、楊穎虹、孟京、李宜聰、李嘉瑤及二十多名會員影友參與。

青年文學營首課育新苗



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第一課專家講座，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澳門筆會會址舉行，由澳門筆會榮譽會長、文學評論家李觀鼎解答“文學是甚麼”的問題。會長湯梅笑、文學營營長廖子馨及一眾文藝愛好者出席。

李觀鼎以生長、變化及騁懷為大綱，延伸諸多文學要點，講及文學的反映、表現、人學、美學及作為工具的各種功能。李觀鼎以李白《早發白帝城》、柳宗元《江雪》及莎士比亞等經典作品為例，總結出文學是民族的精神高地、文學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存之道、一種生長、求變和騁懷的品質，鼓勵文學營同學要多讀經典，在文學路上前進，共同使澳門文學進步。

是次講座由文學營策劃人甘遠來主持，期間與在場觀眾交流中文系學習心得，並介紹澳門筆會最近開展的工作。報名旁聽的文學愛好者蘇曉怡表示，經過是次講座知道文學有層級之分，讀者必須透過多閱讀經典，使

自己在文學品味和視野上更上一層樓。

澳門筆會主辦青年文學營旨在培育本地文藝新苗，每屆為期兩年，本屆共錄取學員廿二人，十所學校參與。文學營廣邀內地、台灣、香港及本澳知名作家、學者開展培訓課程、工作坊，其後將組織學員外出採風交流，並於明年結業時舉行成果展覽，報告學員收穫。活動由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



三場詩人對談討論詩歌創作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及澳門別有天詩社承辦，青年文學營完成一連三場的詩歌專題課程。



第一場“閏六月詩人對談”活動七月六日下午三時於澳門筆會會址展開，由澳門青年詩人甘遠來、陳家朗以“自時間切割下的天工”為題，探討現代詩創作技巧。筆會兼青協理事、青年作家李懿、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張譽馨、余少君博士、鄭昀博士、首屆文學營學員及多名自發報名的文學愛好者參與。

陳家朗以歐陽修、韓愈、紀伯特作品為例，介紹現代詩的佈局和起承轉合方法，分享創作竅門，指出先學寫作方法，再積累閱讀量，特別是多欣賞優秀作品，對詩歌創作更有幫助。

甘遠來以如何寫詩、如何讀詩為大方向展開，透過剖析作品，指出觀察周遭事物，融情於物、以物喻人等小詩創作技巧，強調深化情志、製造記憶點和留有想像空間在現代詩創作的重要性。

文學營學員陳自恆表示，課程讓他學到寫作技巧，提供明確實例，對初學者甚為重要。報名旁聽的文學愛好者朱嘉怡表示，講座資訊豐富，為初學者提供創作指引，補充了在學校比較少教的詩歌知識，也啟發了她要多從古典作品中汲取創作養分。



第二場“閏六月詩人對談”，課程由澳門詩人雪堇、鳴弦主持。本屆文學營學員、澳門詩人盧傑樺等多位文藝愛好者參與活動。

雪堇以作品《潘朵拉的盒子》、《生日》

為例，兼議鳴弦作品《歸家即事五首》、《監考的時候寫一首詩》等，帶出詩歌與漫畫、網絡和時事的聯想結合，討論詩歌字面與意象之間的平衡，教授作品如何跳出庸俗框架寫出新意。鳴弦從詩句的定義、作者與讀者對語言符號的想像差異、詩句組合、詩題命名、詩歌續寫等方面，並以多位著名詩人的經典作品為例證，教導學員如何把生活中較為刻板的事物提煉成詩。

文學營學員王福平表示，課堂的內容提醒着大家要經常記下生活中感受，養成把隻言片語記下來的習慣。文學愛好者余致遠認為，詩歌專題除了教學，也讓很多文學愛好者了解到澳門詩人的創作理念，有助於理解他們的創作。

第三場課程由澳門著名詩人望風、盧傑樺主持。澳門筆會副理事長關曉泉、本屆文學營學員、一眾文藝愛好者出席課程。本期以“繆斯女神之寬恕”為主題，討論創作、靈感與意象之間的關係，指出生活不乏許多靈感的瞬間，只要找到合適的創作狀態和意象結合就能將其轉化為詩意的表達。盧傑樺以漫畫情節為起點，討論詩歌創作的心態，創作時要保持內在熱情，並肯定所有勇於表達自己的創作，指出現代詩歌文體短小靈活，適合青年利用碎片靈感進行表達，勉勵青年人多創作。

望風指出創作的另一種方法，以知識尋獲的方式呈現現實生活，勸勉學生要做到“功夫在詩外”，在模仿過程中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以及針對創作過程中靈感中斷的問題，提出需要多感受生活，獲取豐富的生命經



驗。學員問及人工智能時代的創作困境時，盧傑樺認為創作者要明確自己寫作的初衷是為了創作過程中實現自己。

文學營學員曾煒彬指兩位詩人漫談意象、靈感、創作狀態、生成式人工智能，解決了自己在創作中的困擾，讓他對寫作和詩歌的看法產生了新的理解和思考。參加活動的筆會青協理事洛書認為兩位詩人對於詩歌的靈感來源、詩歌語言的陌生化和通感、自我詩歌風格的造就等話題，進行深刻的討論，引發思考。無論是詩歌還是其他文體的書寫，其目的和為之追求的信仰，才是書寫者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贊助
Com o Subsídi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a Cultura

ISSN 1680-6476



9 | 771680 | 647007 |